2008
半月刊



故事会®

中国驰名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11

上半月

故事，寄托着你我的希望

426 2008 SEMIMONTHLY 上半月版 11月 STORIES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STORIES—
2008年11月
上半月·红版
主　编：何承伟
常务副主编：吴　伦
副主编：姚自豪（上半月·红版）
副主编：夏一鸣（下半月·绿版）
本期责任编辑：叶小萌
电子邮箱：xiaomeng.ye@gmail.com
红版发稿编辑：
姚自豪　郑继文　吕　佳　周　吟
特约编辑：
范大宇　崔新三　申之珉
美术编辑：李宝强
电脑制作：郭瑾玮
通　联：归依玲
本社办公室电话：021-64375030
上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32325
下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36469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200020）
主管、主办：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出版单位：《故事会》编辑部

制作、发行总监：张　凯
电话：021-64313938
广告业务：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总监：张　淮
广告业务：021-34010383
广告投诉：021-643337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3100320050022号
国外发行：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浙江省报刊发行局
江苏省报刊发行局
国内代号：4-225　定价：3.00元



有经验

李总事业有成，却将终身大事耽误了，无奈之下，他决定在报纸上登个征婚启事，征婚启事写得很有文采，但是李总还是不放心，便叫来人事部王经理。

“不好意思，请你帮我改一下。”

“我可不敢改你的征婚启事。”

“不不，你经常写招聘启事，有经验。”

王经理不敢怠慢，他反复看了几遍，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斟酌又斟酌，最后在征婚启事上加了一句：“有三年以上经验者优先。”

（李建勇）





（本栏插图：包丰一）

专家本色

修理工应召去一个医生家修理电视机，到了那里一看，医生家的那台电视机用了十年，很难维修了。

医生用幽默的口吻说：“你开个处方吧。”

修理工对着电视机默默看了一阵，然后回答：“我看只能写验尸报告了。”

（旷文杰）

和爸爸离婚

一天，布莱克夫妇吵架吵得很凶，妻子哭喊着说：“我、我要和你离婚！”

布莱克正在气头上，也不认输：“离婚就离婚，下午就去！”

邻居告诉三岁的小布莱克：“你爸爸妈妈要是离婚了，你就不能和他们住在一起了，快去安慰一下你妈妈。”

小布莱克哭着跑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不要和爸爸离婚，让我和他离吧！”

（谢来恩）



“屁股”还在

从前，有一个皇帝，荒淫无度，整天花天酒地。

这皇帝六十多岁了，还没有一个太子，非常焦急。终于有一天，一位爱姬生了一个男孩，皇帝高兴极了，爱姬请皇帝给儿子取个名儿。皇帝想了想：“朕六十岁得太子，给朕争了脸。”于是便赐名为‘脸’。”太子出生后，身体娇嫩，被爱姬细心呵护。

又过了两年，这位爱姬又生了一个男孩，长得又瘦又小，皇帝见不是贵相，心中不喜，为了好抚养，便取了个丑名儿叫“臀”。

过了不久，瘟疫流行，太子因过分娇嫩，染病死了，皇帝非常悲痛，号啕大哭。爱姬上前劝道：“望皇上保重龙体，虽然皇上丢了‘脸’，但‘屁股’还在哩！”

（旷文杰）

老师与校长

童童升入初中，上学第一天，他参加了新生模拟考试，试卷上有道填空题是“_____不努力，_____徒伤悲。”童童想了半天，就是填不上，临近交卷时间，他抬头看见监考老师的身影，灵机一动，挥笔就写：“老师不努力，校长徒伤悲。”

（李玉芬）

非要名牌不可

小丽的新房要买电器了，她的丈夫是个爱面子的人，什么都要挑名牌的买，小丽跟丈夫商量，说：“要不这样，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这些常用的电器，我们就买名牌的，像空调这种不常用的电器，我们就买普通牌子的。”丈夫点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丈夫却变卦了：“空调一定得买名牌的！”

小丽纳闷地问：“为什么呀？”

丈夫解释道：“你想呀，空调有室外机，别人都能看到，买个普通牌子的多没面子呀！”

（梁　斌）





借“第三者”

小林接到前女友的电话，她托小林办一件事，于是两人约定在公园见面。

见面时，小林看见前女友牵着一条小狗，不觉惊讶地说：“我记得你最怕狗的，几年不见，胆量变大了嘛！”

前女友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不是我养的狗，是临时找朋友借的。”

小林听了感到更加摸不着头脑，前女友看出了他的疑惑，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我怕别人误以为我俩幽会，所以带个第三者过来……”

（向天歌）



其母其女

娟娟妈应约去学校见女儿的老师，老师显得有些慌乱。

一会儿，老师就开始诉说娟娟的在校情况：上课有时注意力不集中，还有些浮躁，“比如说，她会把老师布置的作业记错，我甚至发现她会坐错座位。”

娟娟妈辩解道：“我不明白，她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毛病？”

老师犹豫了一下，补充道：“顺便提一句，娟娟家长，我们本来是约在明天见面的。”

（尹来昭）

老婆饼

丈夫总是喜欢买老婆饼回家当早饭，妻子吃了几次后有点腻了，可丈夫仍是隔三差五买回来。

一天早上，丈夫又拎了老婆饼回家。

妻子终于忍无可忍，冲着丈夫大喊道：“真是烦死了，这饼干巴巴的，一点也不好吃，下次早饭别买这个了！”

丈夫也火了，大声反驳道：“我吃早饭还从来没有吃过自己老婆烙的饼，买几回老婆饼吃怎么了？”

（姜　冰）



帮 忙

年轻帅气的本·杰明在一个餐馆里遇到了大名鼎鼎的大作家海明威，他态度诚恳地请求道：“海明威先生，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样的忙？”

“嗯，今晚我邀请了我的女朋友来这里吃晚餐，我想给她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如果您可以经过我们的餐桌，然后说声——‘你好，本’，那我一定很有面子。”海明威很乐意帮这样的忙，于是欣然答应了。

片刻后，本·杰明的女朋友进了餐厅，落座后，海明威便走上前去，走过了这一对年轻恋人的餐桌，同时，海明威微笑着说：“你好，本。”

本·杰明转过身子，不耐烦地说道：“该死的，你难道没有看见我正忙着吗？” （李正华）

谁过节

丈夫对妻子说：“明天是‘三八’妇女节，是你们女同胞的节日，我想咱们在家庆贺一下。”

妻子说：“好啊，怎么庆贺？”

丈夫说：“你到菜市场买一只烤鸡，买点儿大虾，买一瓶好酒，再炒几个菜，怎么样？”

妻子瞪了丈夫一眼，问：“到底是我过节，还是你过节？”（向天歌）

提 拔

五岁的丫丫把脚放在一岁的弟弟身上，妈妈制止道：“丫丫，请不要压迫弟弟。”

丫丫反驳道：“他揪我的头发。”

妈妈正色道：“他是提拔你！”

丫丫听了，只好沉默。

过了一会，房间里传来了小弟弟的号啕大哭声，妈妈赶紧跑过去问怎么了，丫丫一本正经地说：“没事，妈妈，小弟弟压迫我，我已经提拔过他了，您去忙吧。” （佚 名）



本栏欢迎来稿，读者、作者可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xiaomeng.ye@gmail.com。





剥花生和分遗产

这天，董事长和席先生聊起了自己当年如何靠85元钱创业的事，从创业谈到了事业、财富、遗产，说到“遗产”，席先生就缄默无言了，董事长笑了：“你有什么可忌讳的？人总是要老的、死的，死了后财产就成了遗产，这都是自然规律，无可讳言……我倒是很想和你聊聊分遗产的事。”

席先生说：“民间分遗产的故事很多——从前，有个财主，临死之前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呵呵，一般都是这样开头的……”

董事长笑了笑，说：“我听说过一个‘剥花生分遗产’的故事，讲给你听听——

很早很早以前，有个聪明的老头，他有一笔财产和三个儿子，他想在临死前把财产分给最聪明的儿子，于是给三个儿子出了一道难题：分别给他们一背篼的花生，要求他们剥了壳后看看里面的花生米有几种颜色。老大老实，把花生背回家后就通宵达旦地剥起花生来，剥了一天一夜也没剥完；老二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回去后把花生往墙角一放就睡大觉去了；老三是个聪明人，他先从花生中分别选出了胖的、瘦的、长的、矮的，各式各样他都选出了一个，然后分别剥开，发现全都是红皮的，于是最先说出了正确答案，赢得了老人的全部财产。”

席先生极惬意地喝了一口浓浓的极品铁观音，回味了一下那清香宜人的茶味，说：“董事长，你这个剥花生分遗产的故事后来就流传了下来，不断地有人借用老人的方法去考验后代，于是又产生了新的故事，我来给你讲一个吧——”



故事一

在那以后的某个朝代，有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他也有一笔财产和三个儿子，他想把自己的财产分给最聪明的儿子。他想起小时候读私塾时听一位先生讲过剥花生的有趣故事，于是决定用这个方法来考他的儿子。他让妻子准备了三背篼花生，然后把三个儿子叫到床边，老人用微弱的声音说明了比赛规则：无论用什么方法，谁先说出各自那背篼花生的颜色，谁就可以得到他的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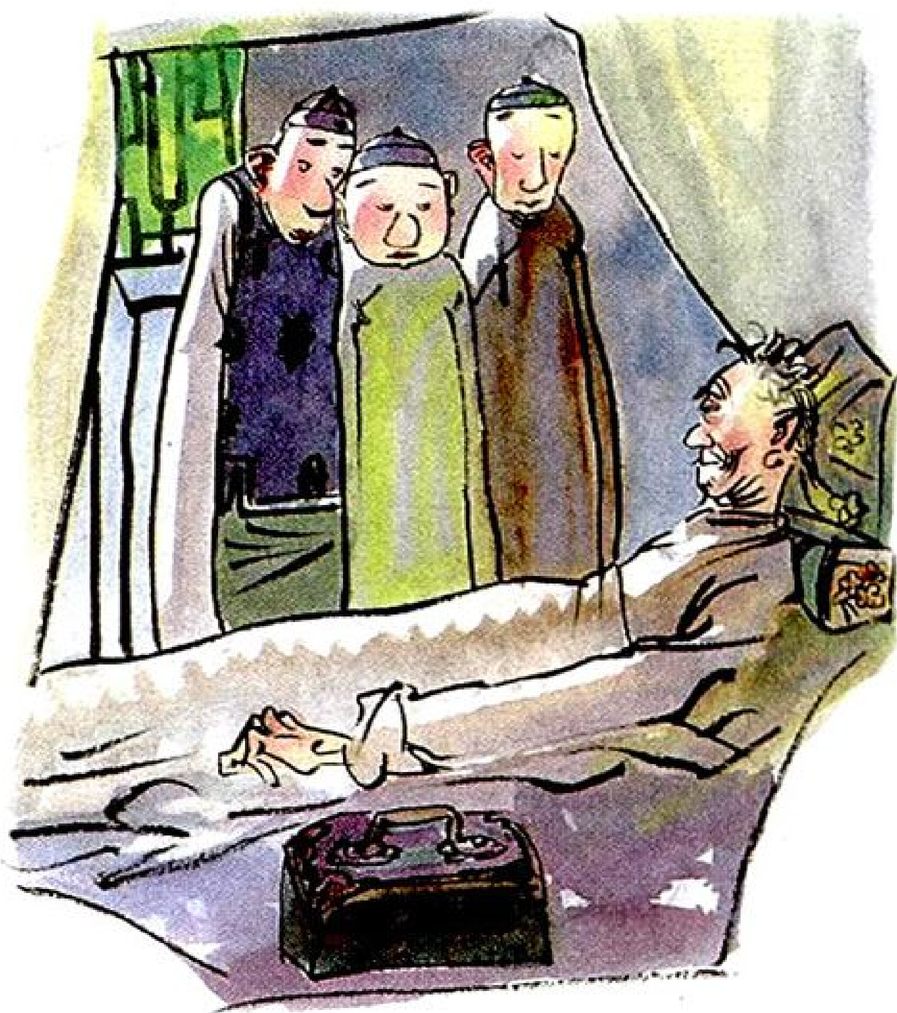
三儿子最聪明，他最先来汇报：那背篼花生全是红皮的。老人问他怎么知道的，三儿子说他去市场问了那些卖花生的人，他们都说本地只产红皮花生，白皮花生只有千里之外的地方才有，所以只可能是红皮花生。老人听了很高兴，觉得老三会进行市场调查，懂得经商之道，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让三儿子回去了。

二儿子是第二个来汇报的，他也说出了同样的答案。二儿子性情懒惰，他根本没去亲自剥花生，而是花钱请了十来个人，半天就剥完了。老人问他怎么知道的，二儿子毫不掩饰地说："请人呗，干吗自己动手？"老人听了，也点点头，让二儿子回去了。

大儿子呢，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他回去后剥了三天三夜终于把花生剥完了，他拿着剥完的花生最后一个来到老人那里，说出了正确的答案。老人一看剥光的花生就明白了，也点点头，让他回去了。

后来老人去世了，族里的人按照他的遗嘱，对遗产进行了这样的分配：大儿子分到了老人的土地，因为他能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土地只有交给勤劳的人才不至于荒废；二儿子分得了老人的房屋和一小部分的钱，老人可能是怕他懒惰养不活自己，多余的房子可以出租，收点租金，也足可养活他了；三儿子呢，则分得了老人大部分的积蓄，老人是希望他经商，赚大钱。

对于这样的结果，三个儿子都比较满意，因为他们都得到了自己期望的东西。





董事长听到这里，久久没有说话，他沉思着。他在想什么？他是在惊叹那个老人的智慧？还是在为曾经有过的自己百年之后如何分遗产的念头而后悔？

良久，席先生对董事长说："剥花生分遗产的故事还有呢。"他接着又开始讲了——

故事二

再后来的后来的某个朝代，又有一位老人想把自己的遗产分给三个儿子，他想起了远古那个剥花生的故事——当然，他听到的是那个最原始、流传最广的版本。老人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便让老伴去准备了三背篼花生。接着，三个儿子被叫到床边，老人用颤抖的声音说明了比赛规则：谁先说出那背篼花生的颜色谁就可以得到他的财产，话刚说出，老人突然又有了一个念头：万一三个儿子也听过类似故事，这个办法岂不失灵了？于是他问："你们有谁听过一个剥花生看颜色的故事？"



其实，他的三个儿子都从别人那里听过这个故事，大儿子老实，正准备张口回答，却被机敏的老三抢先一步："没有听过，我们三个都没听过。"然后，他给老大、老二递了个眼神。老人听了，"嗯"了一声，然后就叫三个儿子剥花生去了。

最先来回答的是老大，他对老人说："我这背篼花生全部都是红的。"

老人惊讶地问道："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呢？"

老大回答道："我从里面分别选了胖的、瘦的、长的、矮的，发现它们都是红的。"

老人心里一个"咯噔"，他疑惑地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

老大老实地回答说："我、我听人家讲过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知道的。"老人笑了起来，然后叫大儿子回去了。

老二是第二个来的，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他回去后留了一部分花生自己吃，其余的都就近卖了，又用卖得的钱买回一些人参等补品，然后拿着补品来到老人床前。

老人问："花生的颜色是什么？"



“花生的颜色？好……好像都是红色的。”老人一听，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摆了摆手，让老二回去了。

两天后，老三来到老人的身边，老三是个聪明人，他回去后也把胖的、瘦的、长的、矮的各选了个代表，发现都是红色的，但老三比老大多长个心眼，他想，这个故事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要是老人有所察觉怎么办呢？总要想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点子呀！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又剥了些花生，果然发现还有极少极少的白皮花生。老三警惕起来了，为了防止其他情况发生，他悄悄喊了老婆、孩子一起剥花生，花生剥完，竟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颜色：黑色，那是花生存放不当而发生了霉变。老三把三种颜色的花生分开装着来到老人身边，老人听了老三的答案，高兴地笑了起来：“老三啊，你平时爱耍聪明，什么重活都是让老大干，什么好处你都变着法子占，可今天你终于做了一件让我非常满意的好事啊，你是唯一说出正确答案的啊！记住——要老老实实地做人，偷奸耍滑是行不通的。”老三听到老人的赞扬，心里高兴极了，心想：遗产该都是自己的了！

老人死后，遗产分配方案终于公布：懒惰的老二获得了全部遗产的三分之二，剩下的则由老大、老三平分。老三感到非常委屈和不解，明明是自己回答得最正确啊！

族里的人说，老人这么分配遗产，是因为老大凭自己的实在、老三凭自己的聪明，都不会饿死街头，他希望三个儿子以后个个生活得安稳、幸福，而懒惰的老二是他最担心的一个儿子，如果老二也能像老大、老三那样安定地生活，他也就走得安心了。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三个儿子老人都疼，这也是老人作为父亲对儿子最真挚、最单纯的爱啊！

后来的后来，人们分遗产的方式也丰富多样了，老人会根据主观、客观的各种因素作出自己的分配，已经很少有人再使用剥花生的方法来考人了，但是，不管怎么分，老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做子女的，唯有从中获得感激、警醒、自省而已……

（**本期作者**：阮　鹏）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征稿启事

“新一千零一夜”是本刊“红版”新推出的栏目，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红版”编辑部热忱欢迎作者惠赐原创佳作，要求：1.题材不限，能以较新的视角反映生活，立意独到；2.核心情节新鲜、奇巧、生动；3.篇幅在2000字左右。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发电子邮件，请在信封或电子邮件的主题栏内注明“新一千零一夜”字样。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见第42页。



也是一种责任

王瑞侠



中国人过春节有这么个民间习俗，正月初六送穷日：下田备春耕，穷气送出门。人们在这一天真正开始工作或者做生意。今天是正月初六，吃过早饭，老婆像往年一样，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在这一天里，离家，挣钱，已是我这大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带同村的几个兄弟，在大连安装暖气设备，十多年了，年年都是腊月二十九回家，正月初六走人。

老婆在给我的行李打包，我在一旁看着，心头酸酸的。就在这时，邻居二憨突然闯进来，肩上还扛着铺盖卷。我盯住二憨的铺盖卷，口气严厉地说：“二憨，你这是干啥？说好了，你不能跟我去。我们有规定，一走就是一年，半途不能回家，你不行，没出过门，耐不住这份寂寞的！”

这个二憨，大我几岁，也不憨，就是胆小怕事，三十多的人了，还没离开过家，光守着老婆孩子。这次不知搭错了哪根筋，竟要跟我到大连去打工，找我好几回了。

二憨带着哭腔，说：“瑞侠兄弟，你就帮哥一把吧，让哥也挣俩钱儿。我半途绝不回家，保证不回！为表决心，我只带去时的车票钱，一分钱也不多带。”说话的当口，我那几个兄弟都背着铺盖卷，聚到我家里来了。带不带二憨这问题，我立马推给了兄弟们。兄弟们嘀咕了几句，末了，老壮盯着二憨，郑重地说：“你要真有呆一年的决心，那就立个誓吧。”话音刚落，二憨真要举起手，我一把拽住二憨，拍拍他的肩膀，给他鼓气，说：“好好干吧，腊月二十九回来，我保你挣个三万两万的。”



就这样，二憨跟着我们离开了他自出娘胎以来从未离开过的村子。

赶到大连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进了出租屋后，大家都忙着铺铺盖卷，二憨却跟着我，讪讪地说："兄弟，借五块钱，给你嫂子打个电话……我真的一分钱都没多带。"我指着窗台上的电话机说："咱屋里就有电话，你打吧。"二憨却"嘿嘿"地笑着说："人太多，不方便吧？我还是到前面的小商店，打公用电话吧。"我递给他五元钱，嘴里嘀咕说："老夫老妻的，还有啥悄悄话不成？"

我坐了一天的车子，感觉劳累，铺好铺盖后，就倒下睡着了。等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我正睡眼朦胧，大壮尖着嗓子，大叫起来："二憨呢？"我这才注意到，二憨铺位上的铺盖还打着卷，人已不见了！

我一下子慌了，来不及提鞋就跑到前面的小商店，店主向我证实，昨晚八点多钟，的确有人来他店里打电话，那人拿了五元钱，店主还给找了三元一角的零，但那人打完电话就不知去向了。

还能到哪儿去呢？我很快作出了判断：二憨打完电话后准备回出租屋，但这街上店铺林立，二憨必定是按捺不住，一路上东游西逛，最后就走丢了！他人生地不熟的，身上又只带了三元钱……我越想心里越悔啊，悔不该带他来！我回去咋向他家人交代啊？可事到如今，光悔顶个屁用？得找人呀！于是，活也不干了，兄弟几个分头去找，东南西北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可几天下来，二憨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一边做工，一边慢慢打听，我甚至还一厢情愿地认为：不定哪一天，二憨会突然出现在出租屋里！

不知不觉，两个月就过去了。

这天晚上，出租屋的电话响了，我一看来电显示，是我家的号码，于是就接过"喂"了一声，老婆的声音立刻响了起来："你猜我今天浇地碰见谁了？"我问道："谁啊？"





“二憨！”老婆接着说，“原来他正月初六夜里就往家赶了，回来怕人笑话，就一直躲在家里，要不是麦苗返青，该浇地了，他还不出来哩！”

我一听这消息，心里的石头“咚”地落了地，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这二憨咋就一天离不开老婆哩？初六夜里就往家里赶了？他咋走的？他身上可只有三块钱啊！”

老婆答道：“那晚他往家里打电话，问他老婆一个人在家行不行，他老婆哭着应了声‘行’，二憨就呆不住了，放下电话就往家的方向跑，跑了大半夜，遇上一辆拉煤的货车，司机人善，就把他捎回来了。”



我一听这些，笑得连腰都直不起了：“瞧那熊样，没出息，挣钱可是男人的责任啊！老婆一哭，就招架不住了？那还能挣钱吗？一天离了老婆都不行，哈哈哈……”

就当我笑得前仰后翻的时候，平日里好脾气的老婆生气了，她愤愤地说：“你这没心肺的，就这么好笑吗？你就不觉得酸楚吗？他没出息，一天离不了老婆，可你老婆偏偏就还眼热这样的男人！你根本就不明白：守着老婆，守住自己家的温馨，也是男人的一种责任啊！”说到这儿，老婆“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就像当胸挨了一拳，心口突然痛起来，那种痛的感觉就如同水一样漫了上来，甚至把眼睛都打湿了，回头看看同屋的几个弟兄，人人眼里都滚着泪花。我和老婆的对话，他们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因为我接电话时，按的是免提键。

我对着电话，也对着同屋的几个弟兄，狠狠地说：“又没隔着山隔着水的，干吗一年只回家一趟？就算隔着山隔着水，也得回去看看家！麦苗返青了，该浇地了，明天都回家，帮老婆浇地去！”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本栏目欢迎来稿。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如为电子邮件，请发以下信箱：xiaomeng.ye@gmail.com）

《故事会》《金色年代》2009年征订工作开始了



2009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故事刊物——《故事会》，以及《故事会》传媒公司为中老年人精心创办的新刊——《金色年代》，将为您奉献更精彩的内容。

订阅办法：1．全国各地邮局订阅；2．拨打邮政订阅热线11185上门收订；3．网上订阅：http：//bk.chinapost.com.cn。征订咨询电话：021－64369985，欢迎您尽快办理订阅手续。



半月刊 邮发代号：4－225
单价：3.00元／册
全年订阅价：72.00元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近年来，《故事会》的学生读者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受益良多：

- 2001年全国高考满分作文《豆角月亮》，引用《故事会》作品《弯弯的月亮》；
- 2003年全国高考满分作文《最美丽的鸟》，引用《故事会》作品《爱的误区》；
- 2006年上海地区高考作文题为《我想握住你的手》，有学生读者说：自己在写这篇作文时，引用了《故事会》上的《我想握握你的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写记叙文需要会“讲故事”，写议论文需要会“用故事”，写材料作文需要会“解读故事”，这些都能从阅读故事的过程中获得。而且读故事用不着死记硬背，翻阅一遍就能记住其主要情节或细节。因此，学生能从故事中体验轻松阅读的乐趣，并在作文写作中体会快乐教育的真正魅力：在需要时，藏在意识深处的故事便会成为笔下的精灵。

为了鼓励更多学生加入《故事会》读者的队伍，2009年我们特制定以学校为单位的优惠团订项目：

以班级或学校为单位，凡订阅2009年全年《故事会》杂志10套以上，每套将获赠一本《学习方法决定学习成绩》精选本，如：有15个学生订阅15套全年《故事会》，该15个学生都将获得赠书。请将邮政订阅单寄至上海市绍兴路74号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部（邮编200020），即可索取。



《金色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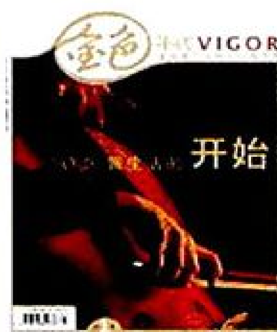
一本向你介绍中老年人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杂志。

阅读《金色年代》，能把你一生中幸福的日子延伸得更长，痛苦的时间缩得更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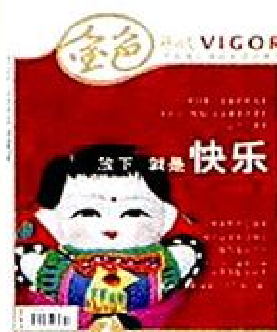
如你是个年轻读者，别忘了给长辈订一份《金色年代》，花96元，代你看望他们12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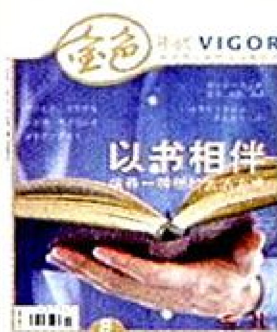
精彩要目：

50岁，新生活的开始
把握黄金十年 未老先富不是梦
从拼酒到品酒
隔代教育，你准备好了吗？
儿女的婚事 父母的心事
最难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没事
以书相伴——培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为了你明天的健康，培养今天的好习惯









《金色年代》月刊 邮发代号：4－808 单价：8.00元／册 全年订阅价：96.00元

《故事会》《金色年代》已列入2009年中国邮政全国畅销报刊



“撞”出来的故事

□马 卫



好几年前，人们说：“社会是所大学校。”好几年后，人们接着这句话，又说：“学校是个小社会。”这些年里，社会发展了，经济增长了，就连学校也开放了，你瞧，一个小学校里，居然汇集了社会各色的孩子。说到学校的发展和变化，易绍红夫妻俩最有发言权，易绍红可是在一所中学呆了十年的教师，她的老公在第一中学当校长，教龄也有十多年，易绍红夫妻俩回忆起这些年里发生的事，五味杂陈，感慨万分，他们说起了这么一件事——

事发

这天下班，易绍红心情很好，骑着自行车跑得飞快，就在快到自家小区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突然横穿过来，易绍红刹车都来不及，就在这眼睛一眨的瞬间，她的车撞在这人的身上，那人立刻倒地了。易绍红虽然没有摔倒，但歪歪斜斜地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子。那男人倒在地上蜷缩着，吓得易绍红直打抖，骑了这么多年的车，可从来没有出过事呀！

这时，从路边的绿化地旁又出来了五六个大男人，穿着和倒下的男人差不多，看样子都是来城里打工的。其中领头的男人精瘦，人称胡老大，他脸上全是筋在颤动，胡老大带头喊了起来：“撞了人想跑？先把车子扣下来！”

这五六个大男人围住易绍红，要她拿出身份证来，然后把人送到医院救治，易绍红这时还有什么主意啊，



一个快四十岁的妇女，脚都软了！她颤抖着手在坤包中掏了半天，才把身份证拿出来，胡老大收起了她的身份证，背上了那个倒下的中年男人，其他人一路吆喝着、簇拥着，朝医院奔去。

还好，经医生初步检查，只是软组织受伤，没有伤着骨头，只要好好休养，一周后就会痊愈。易绍红付了三百多块钱的药费、检查费，这时，她才稍稍喘了口气，才给老公吴敏捷打了个电话，她知道，这几天老公不好露面，因为好多人拿着条子，拿着钱，要让孩子进老公当校长的市一中读书，这是有名的重点中学，她知道老公的难处：上面三令五申，要公平教育资源，初中划片，高中按指标确定分数线招生，不能乱扩招。



易绍红哭哭啼啼地在电话里向老公说自己出事了，吴校长在电话那头着急啊，因为他估计这几个人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一定是有预谋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同伙等候在那儿？他们想干什么？这是吴校长最担心的，他在电话中对易绍红说：叫他们选个地方谈判，先别忙报警。

吴校长心想，这些人最大的可能就是讹钱，那就花点小钱免灾吧，只要说得过去，别要得太多就行，于是他们选了一个叫“川江人家”的中档餐馆，约好了在那儿谈。

谈　判

当然，这桌饭的钱得由易绍红掏，她不在乎这个，她只想早点脱身。原本说由胡老大当全权代表，可是受伤的那个人说啥也要来，他们只好把自行车寄存，然后打辆出租车，一起到了万安桥头的川江人家。

进了一个雅间，不一会儿，易绍红的老公来了。吴校长四十多岁，长得高大，但很斯文，一看就是有教养的人。胡老大介绍说：“我是胡墩，大家都叫我胡老大，是受伤的那个人的



好友。”

易绍红介绍道：“这是我老公，一中的校长。”

受伤的那个中年男人朝易绍红夫妇点了点头，说：“我叫傅华明，我不方便站起来，就坐着说，吴校长，我可是第二次见你了！”

吴校长听了这话，心里一个“咯噔”，他想了又想，还是想不起这个人来。傅华明提醒道：“半个月前，在你们家——”

吴校长终于想起来了：他家住在天都小区的二号楼，那天是个周末，他正帮着易绍红收拾家里的东西，突然，家门口有人在喊“收旧书旧报旧电视旧冰箱”，吴校长正想把一些旧书报处理掉，于是就开了门，招呼那人进来，那人进门后很快把旧书报称好，然后突然问道：“你就是一中的吴校长吧？”吴校长说了声“是”，那人一听，“咚”的一声跪在吴校长面前，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着的东西，打开后说：“吴校长，我娃儿想在城里读书，可是他没有城市户口，这里虽然也有几个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但名额都满了，咋说都进不去……我娃儿的成绩可好了，在乡初中是第一名呢。听说只要给五万块钱的赞助费，就能读你们学校，我在城里收了三年的废品，就挣了三万块钱，我全都给你，你就让我的孩子读你们学校好吗？”

吴校长婉言拒绝了，他说：“今年上级有硬性规定，不能收赞助费了，初中全是划片招生，高中划线招生。你说你的孩子成绩好，我当然也想收，但是不行啊，我不能违反国家政策呀！”

傅华明很不情愿地收起钱，然后离开了……

傅华明因为经常到天都小区来收废品，和那个守门的老头成了朋友，常在那儿讨口开水喝。他跟老头讲：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进城来读书，“我们不能祖祖辈辈都是文盲啊，更不能让儿子长大了也来接我的班收废品啊！”

守门老头说，来找吴校长的人很多，见他一面都很难。老头还说吴校长有个老婆，脾气大着呢，平时理都不理人，根本就搭不上话……守门老头的这句话倒提醒了傅华明。

这些事情，吴校长自然不知道，他正在琢磨着眼前发生的事，这时，傅华明又开口了：“吴校长，我就只有这么多钱，你一定要收下我儿子！这就是谈判的条件，如果你不收我儿子在你们学校读书，我就天天躺在你家门口！”傅华明一边说，一边又拿出了那个脏兮兮的油纸包。

吴校长铁青着脸，易绍红更是说不出话来。这么多年，还没有哪个人为了儿女读书，走这条让人无法理解的路，讹钱的，讹色的，讹权的，谁



听说过讹读书的？

吴校长毕竟见多识广，他打着哈哈寒暄道："先喝酒，傅师傅，我们边喝边说！"

幕后

席上，傅华明颤抖着手，端着杯子说："第一杯，我敬吴校长和易老师，你们得让我孩子有书读，因为这是孩子她妈的心愿！"

易绍红问："孩子她妈？怎么没有来？"

这下，傅华明的泪流了出来，一旁的胡老大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讲起了傅华明的老婆红英的故事——



五年前，傅华明和红英把孩子甩给爷爷奶奶，夫妻两人进城打工。那时孩子在读小学四年级，成绩很好。他们给孩子许诺，一定要让孩子进城去读中学。第一年，两人都在工地当小工，每个月除了生活费，剩的钱加在一起也才几百，他们都存着。第二年，他们还是在工地当小工，两年下来存有一万块钱，这时孩子小学毕业了，升初中，如果不进城读书，就在乡中学读，这乡中学从来没有一个学生考上过重点高中，老师们都不安心，因为他们的待遇太差，有门路的就去开门市，再次的跑摩的，最无用的就打牌。

红英揣着两口子两年的"辛苦钱"，准备用这钱交择校费，给孩子找个城里的学校读书，但是好学校的择校费是三万以上，只有最差的八中要八千元。想不到的是，红英在去八中的途中被抢劫了，她死死抱住装钱的包，嘴里喊道："这是孩子读书的钱，你不能抢啊！"

歹徒本来没有杀人的心，现在见红英死不松手，还大喊大叫，他猛地拔出匕首，刺向红英……红英后来虽救活了，但残疾了，双脚无法落地，只好回到老家，孩子也只有在乡中学读书。傅华明后来改收废品，收废品比当小工的收入要高些，因为他答应红英，无论如何，高中得让孩子进城读书。



吴校长夫妇听得泪流满面，他们也是农村出身，深深知道农家供养子女读书的艰辛，吴校长给傅华明倒上一杯酒，然后举起杯子，说："傅大哥，对不起，我以前真的不太了解你们，一心按上面的政策办，当然，我们当校长的是该按上面的政策办，但像你们这样的特例，哪怕撤了我的职也该网开一面啊！我不想多说，你的孩子我收下了，而且一分赞助费也不要，只要他成绩好，学校每学期给全年级前三十名的贫困学生生活补助！"

傅华明听了，脸色突变，眼眶里涌动着泪花，他长跪不起："我对不起你们，那车是我自己撞上去的呀！"

这时，胡老大坐不住了，他霍地站起，说："吴校长，易老师，你们不要怪傅华明，要怪就怪我，对不起你们的是我，那车要说是傅华明撞的，不如说是我撞的。"

这下让大家都莫名其妙了，胡老大接着说："前年我儿子小学毕业，想读易老师教书的学校，因为交不起择校费没有读成，我心里就恨啊，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这天，傅华明找我们去，要弄个碰瓷的事，我十分高兴。易老师骑着车过来时，傅华明他犹豫了，他是个十分心慈的人，伤害女人的事他做不出来。这时我在后面推了他一把，他就跌跌撞撞地向易老师的车子奔去……我对不起你们，请你们原谅。"

吴校长拉起傅华明，说：从他接到易绍红电话的那刻起，他就知道，这一定是个预谋，不过现在他心里一点也不责怪傅华明……

傅华明在九月一日那天，骑着收破烂的三轮车，上面载着红英和孩子，高高兴兴地奔向一中……

（题图、插图：魏忠善）

·本刊信息传真·

用手机看《故事会》

《故事会》与海南移动合作推出的手机版故事会已经正式上线，全国的移动用户通过手机登录移动梦网－书城－e拇指文学，或通过短消息发d到10658001即可获取阅读地址。

目前《故事会》手机版每月4期，除了包含刊物上的故事以外，还有故事中国网上的精彩笑话和《金色年代》杂志上的内容精选，欢迎大家使用阅读，让故事随时随地跟着你走！

2008年，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开设"故事点评"和"咬文嚼字"两个栏目，前者欢迎大家对每期《故事会》的作品进行点评，凡入选在网站发布的故事评论将获得50到100元的稿费，优秀评论还有机会在《故事会》上发表；后者则是将你在《故事会》中发现的任何语言文字上的错误，通过网站"举报"，就有机会获得《故事会》的合订本。

此外，故事中国网优惠销售故事会公司的各种图书，并提供2007年起单期《故事会》的零购业务，让你不再因为缺少某期《故事会》留下遗憾。



·中国新传说·



为了雪山神

□赵建光

天山南面有个塔拉山，山下有个镇子叫格里木，镇上的牧民每天早上把羊群赶出家园，交给牧羊犬看管，然后就回来做自己的事。眼下刚进冬季，正是给羊群储存草料的季节。这天一大早，吐木克老人把羊带进草场后，就在回家的路上开始割草，快午饭时，他的草垛已经有一人高了。

吐木克站起了身，要回家拉马车，刚站起来，就听见后山传来几声狗叫，不好，是自家的牧羊犬在叫，难道羊群遇见了意外？吐木克举起镰刀，掉头向后山狗叫的地方奔去。他翻过一个小山头，看到自家的羊群时，狗叫声消失了，羊还在安静地吃草，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惊吓。吐木克跑到羊群里数了数，正好60头羊，一只也没少，可就是不见牧羊犬“赛虎”。吐木克有点着急，拉开嗓门，唤了两声：“赛虎！赛虎！”空旷的草原上，就是没有一点回应。

吐木克赶紧登上路边的高地，发现在不远处一棵高大的树下，赛虎正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于是，他赶紧跑过去，只见赛虎已经断了气，脖子上的血还在往外流，像被什么动物咬破了喉咙。吐木克弯下腰，抚摩着赛虎，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赛虎从小就生活在吐木克家里，已经整整六年了，它曾无数次地把狼赶跑，有一次，赛虎为了救回被狼抓走的羊羔，



天黑时它竟然叼回了一只狼崽子，可是今天的情景实在是太意外了！

吐木克断定是狼来报复了，他把赛虎扛在肩上，准备回去找一片好地



方埋葬它。吐木克离开了，可他没有看到，一旁的大树上正卧着一只雪豹！

雪豹是一种美丽而濒危的猫科动物，身材比豹子小很多，据说，全世界现存仅三千余只，是珍贵的保护动物，被誉为“雪山神”。它们大多住在高山雪域的岩洞里，经常晚上出来捕获野山羊和小动物，但不喜欢下山寻食，可为什么今天大白天出现在山下呢？

原来，有三个偷猎者在两天前的夜里发现了这只雪豹，当时有两只，一只被偷猎者击毙，而这只幸运的雪豹被枪声吓坏了，拼命奔跑起来，直到太阳升起，它才发现自己奔到了山下。此时的雪豹，已饿得难以支撑，就在这时，它发现了吐木克的一群羊，就不顾一切地扑向羊群。紧跟在羊群后的赛虎发现雪豹就立刻冲了上去，于是它与雪豹撕咬成一团。最终，凶狠的雪豹咬死了赛虎，正想吞食，却没有料到吐木克来了，雪豹迅速爬上了树，用树枝挡住了身子，后来看到吐木克老人走了，它才从树上跳下来，消失在草丛里。

再说，吐木克把赛虎扛回家，埋在后院的一片报春花下。吐木克十岁的孙子阿尔法见心爱的赛虎死了，心里很难过，夜里睡觉时，他满含眼泪，梦里全是赛虎小时候和自己玩耍的情景。半夜，阿尔法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了，就到院子里看天上的星星，不知过了多久，阿尔法正要回屋，忽然听见有人在说话，循声望去，看见几个黑衣人从篱笆外走过，其中一个边走边说：“这次是老外牵的头，仅皮毛就给二十万……可惜，第二只雪豹被吓跑了……”另一个说：“跑不到哪里去，它们喜欢往北山腰的雪域去，只要我们等着，它就会回来……”

阿尔法听他们在说雪豹，立刻警觉起来，他很早就听爷爷讲过“雪山神”的故事，阿尔法急忙回屋，把爷爷喊醒，说了刚才的事，吐木克一惊，立刻明白了今天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他自言自语道：“北山腰？我怎么没想到是雪豹呢？”

第二天，吐木克就朝塔拉山北山腰的雪域走去，这是一片冰雪覆盖的丛林，里面有很多动物的脚印。吐木克找了半天，终于惊喜地发现了一串梅花脚印，那是雪豹的。吐木克知道，雪豹的前爪掌面大，后爪掌面小，这是和其他豹子不同的地方；雪地上还留着一堆饭盒和烟头，显然是那几个偷猎者留下的；在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吐木克还发现了一片黑色的血渍，他猜测那是被猎杀的那只雪豹临死前留下的。

吐木克这下明白了，这片海拔有3000米的小丛林，正是偷猎者驻足死守的地方，他们已经打死了一只雪



豹，惊跑的那只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的，而在山的南面，和这片区域对称的地方叫南山腰，也是一片丛林，夏季时吐木克在那里打过野兔，老人想了想，就下山了。

当晚，吐木克又独自去了南山腰，接着又去了北山腰，从这以后，天天如此，就这样，十几天过去了。

这天上午，吐木克赶着马车去了三十里外的哨所，把情况告诉了巡山警察，说是今晚有几个偷猎者会去塔拉山北山腰猎杀雪豹，巡警有些怀疑，说："老人家，我们在这里守了六年啦，从没见过雪豹，而且我们一周巡逻两次，至今也没发现偷猎者，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吐木克焦急地说："请你们相信我，路途太远，没时间了，回头我再跟你们解释。"说着，他领着巡警们上了车。



来到塔拉山脚下，已是深夜了。两点钟，巡警们果然在北山腰抓住了那三个偷猎者，而且还有一个老外，并当场缴获了那张雪豹皮。

原来，吐木克每天晚上都从南山腰到北山腰去，他在上次发现饭盒的地方附近，找了一片覆盖了厚雪的蒺藜草，用镰刀在下面挖出一个洞，躲在里面。吐木克坚信，偷猎者不会放弃那只雪豹的，他们还会到这里来，来了就能探听到他们的动静。吐木克在这个寒冷的洞中苦苦地守了一夜又一夜，昨天晚上，吐木克像往常一样又躲在洞里，那几个偷猎者果然来了，其中一个说："明天晚上，那个牵头的老外要跟我们一起来，他带着摄像机，因为买主想得到雪豹的录像资料，老三，你把食物多准备一份。"听到这消息，吐木克欣喜若狂，第二天上午就到哨所报警。当晚，三个偷猎者交代了犯罪经过：他们一共杀了一只雪豹，六头盘羊，十二只塔拉山羚……

吐木克回到家的时候，阿尔法正在门口搂着羊羔等他，一看到爷爷回来，阿尔法迫不及待地上前问道："爷



爷，咱们家的羊怎么只剩下11只了，那些羊都卖掉了吗？”

吐木克回答说：“孩子，今晚你穿厚点，跟我上山，我告诉你真相。”

晚上，吐木克带着阿尔法，赶了5只羊上山，到了南山腰，吐木克把羊杀了，又把死羊挂到了树杈上，然后他们就躲起来观察。不久，阿尔法惊呆了，他第一次看到了美丽绝伦的雪豹，而且来了7只，它们被羊的血腥味吸引过来了。这十几天来，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它们都会准时来这里享用美味，其中有一只玲珑可爱的小雪豹，特招人喜欢，很像赛虎小时候的样子。

阿尔法问吐木克：“爷爷，我们为什么要用自家的羊喂食雪豹呢？”

吐木克对阿尔法说：“为了救雪豹，把它们吸引到南山腰来。”

前几天，那三个偷猎者在北山腰死守雪豹，他们知道北山腰是雪豹经常出没的地方，每到一个固定的时间，雪豹就会到北山腰觅食。为了使雪豹免于猎杀，吐木克想到一个办法，把雪豹引到与北山腰对称的南山腰。可是，雪豹天生凶暴，单凭吐木克一人的能力是无法将雪豹引来南山腰的，由于现在正值隆冬，雪豹的食物很少，于是吐木克决定在雪豹觅食的这段时间里在南山腰宰羊，通过羊的血腥味，把雪豹吸引过来。

吐木克接着说：“现在，偷猎者也抓到了，我们不需要再在这里杀羊了，而且从明天开始，我们不能再帮助它们了，因为我们就剩下几只羊了……”

阿尔法恍然大悟。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在白雪覆盖的草洞里睡着了，阿尔法还带着笑呢，但他们不知道，哨所已经派人把五万元奖金给他们送来了，现在正在路上呢……

（题图、插图：魏忠善）

·本刊信息传真·

“第一推荐”面向全社会征稿

把“最好听的故事”推荐给《故事会》

为加强故事的可读性，本刊决定开辟“第一推荐”栏目，面向海内外读者征集“最好听的故事”。除发行量较大的文摘类杂志（如《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等）外，凡公开或内部发表的作品均可推荐。推荐作品要求故事性强，有口传性，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推荐稿务请注明原作者、出处，一经采用，每篇付稿酬100—200元。来稿方法：1. 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第一推荐”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 从网上传递，请在主题上注明“第一推荐”字样，本期责任编辑的电子信箱：xiaomeng.ye@gmail.com。



挡住你的财路

□邓耀华



后湾村有一座形似折叠扇的山，名叫扇子山，山上绿荫葱郁，万木竞秀。商人贾老板看中了这座山，想在这里开山劈石，开办石灰厂。那一天，贾老板带着伐木队伍趾高气扬地开进了扇子山，突然，贾老板惊呆了：在山前最显眼的地方，也就是进山的唯一通道口出现了一座新坟，这新坟奇大无比，简直如同一座矗立的小山丘，耀武扬威地挡住了去路，车辆无法通行。奇怪，这新坟是谁的？怎么就不偏不倚地安在这了？

贾老板向人一打听，才知道这坟里葬的人叫杨大发，是过去村里的护林员，贾老板听说后便在心里骂道：这个死老头子，这不是存心和老子过不去吗！于是贾老板找到杨大发的家人，叫他们把坟迁走，愿意付给他们一大笔迁坟费用，可杨大发的家人说啥也不同意迁坟。

贾老板没办法，只好找村主任出来做杨大发家人的工作，但杨家人还是不肯让步，说这是老人临死前的遗愿，就要埋在那个地方。村主任软硬兼施，好话狠话说了一箩筐，可杨家人软硬都不吃，任凭村主任咋说，就是不答应迁坟，村主任最后发火了，说："你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要是不迁坟，我就让贾老板把坟给平了！"

有了村主任这话，贾老板果然从城里"轰轰隆隆"地开来了一辆铲车，在村主任的指挥下，把小山丘一样的坟给铲平了，坟里埋着一个黑不溜秋



的大罐子，用泥巴封着口，罐里想必就是骨灰了……

第二天早上，贾老板开着车，把砍伐树木的一帮子人又拉上了山，可到了山道口，一看，昨天铲平的坟，一夜之间又堆起来了。贾老板气坏了，不得不撤回人马，重新从城里弄来铲车，再次把坟给铲平了，可令贾老板意想不到的是，第三天早上那坟又赫然矗立在面前，就这样，铲了堆，堆了铲，最后，贾老板没辙了，只好再找村主任，村主任哭丧着脸说："我也没办法了，这杨大发的家人，都跟杨大发一样，一个个像犟驴一样，我真拿他们没法子了！"

贾老板哪里肯死心，他就去找乡长，告杨家人用土葬阻碍经济开发，乡长听了大发雷霆，他对贾老板说："这还了得？你放心吧，我亲自去做他们的工作，叫他们迁坟！"

隔了一天，乡长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后湾村，一看，果然情况属实，但他觉得这么一座大坟堆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地方，内中必有蹊跷，于是他就去村里调查，一查果然水落石出：这后湾村曾是一个土薄地瘦的地方，特别是扇子山，过去山上光秃秃，一遇夏天下暴雨，就会引起山洪暴发和泥石流，后湾村的村民苦不堪言。村民杨大发读过书，懂知识，有眼光，他动员家人和其他村民，利用冬春农闲时间到山上刨石挖窝，从山下一担一担地向山上运土，坚持三十多年植树不间断，才有了现在满山的苍翠林木。再说这贾老板，他哪里是要开什么石灰厂，他是看中了这些已经成材的树木，是想做木材生意发大财，为了能得到这满山的树木，他花了一大笔钱买通了村主任，于是村主任就帮着贾老板说话，不料却遭到了护林员杨大发的拼死反抗。当时贾老板也没辙，他咬牙切齿地说："好好好，我现在不砍了，等你死了我再砍，看你还怎么阻拦我？"杨大发当时也发了狠，说："你想得到这一山的树，想毁我们的家园？没门！我死了照样要挡住你的发财路！"

乡长听了村民反映的情况，立刻去了杨大发的家，他对着杨大发的遗像三鞠躬，哭得满脸是泪，然后，他又对杨大发的家人说："我以乡长的名义向你们发誓，有我在，谁都休想动这山上的一根树枝！只是——我建议还是把老人家的坟迁了吧，让他老人家有一个合适的安息之地。"

听乡长这么一说，杨家人从一边的柜上取下一个黑色布包裹，掀开黑布，露出一个黑匣子，乡长见了顿时说不出话来，因为这个黑匣子里放的是杨大发的骨灰，杨家人指着黑匣子，说："乡长，老人家原本就安息在这里呀，山前只是一座空坟，是老人家临终时叫我们这样做的呀！"

（题图：刘斌昆）



败给了一头驴

□李雪涛



陈老三是村里的小混混，他贪图小利，嗜赌成性，这天，陈老三打麻将输得身无分文，回家路上，他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唤，陈老三那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就住在附近，可他却不敢去讨碗饭吃。几年前，陈老三担心体弱多病的老母亲将来会成为他的累赘，硬是狠心地将她扫地出门，害得她租了个破房子，靠捡破烂度日，现在他哪有脸去见老母亲呀！

陈老三正走着，无意中远远望见北山坡上有头毛驴，他就动了歪心眼：俗话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要是把这头毛驴搞到手，弄到县城驴肉馆里，就能弄到一大笔钱，也好解一下燃眉之急呀！

主意一打定，陈老三顾不上饥肠辘辘，一鼓作气爬到了北山坡。

这是一头母驴，个头挺大，低垂着头，悠然自得地啃着地上的青草。陈老三认出来了，这是镇上徐老六家的驴，陈老三和徐老六有过节：两个月前，陈老三向徐老六借了五十块钱，一直赖着不还，徐老六当众羞辱过陈老三，为这事，陈老三一直怀恨在心，偷他的驴，算他倒霉。

陈老三不敢贸然动手，他四下一张望，咧开大嘴差点没笑出声来：眼下那徐老六正躺在自家地边的草地上，头上盖个破草帽，呼呼大睡呢，身



边有一个空酒瓶子，还有几个装菜的塑料袋子，看样子徐老六一瓶酒喝下后，正酣然入梦了呢！

于是，陈老三放下心来，壮着胆子，解开了拴在树上的绳子，牵绳拉驴，可那驴条件反射似的往后挣扎着，陈老三再一拽，它就顺从地跟着陈老三走了。

陈老三怕被人发现，不敢走正路，他将驴牵到对面南山上，急急忙忙地顺着羊肠小路往山上走了，如果翻过山头下了山坡，那就是通往县城的公路，骑着驴进城用不上一个小时。

陈老三牵着母驴往山上走，半个小时过后，他累得气喘吁吁、一身臭汗，那头驴却傻乎乎地跟在他身后走得挺欢实，温顺得像头老绵羊，不知底细的，还以为陈老三是它的主人。

陈老三见母驴那傻样，不禁笑骂道："怪不得人们都说'笨得像头驴'，驴呀驴，你可真够蠢的！"

眼看着就要到山顶了，陈老三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歇息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手表：两点半，从他下手偷驴到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了，用不了多少时间，这钱马上就要到手了，想到这里，陈老三禁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可就在这时，母驴突然变得焦躁不安，它四蹄刨地，嘴里发出一阵阵嘶叫声。

陈老三正在觉得奇怪，又见那母驴在原地转了几圈后，突然往山下跑去，陈老三大惊，大声呵斥起驴子来："蠢驴，你往哪跑？给我回来！"

为了保险起见，陈老三把牵驴的绳子缠在自己的手腕子上，攥得死死的。母驴不理会陈老三，还是一个劲地往山下冲，竟把陈老三拽着跑了几米。

陈老三火了，拾起地上一根树枝，照着驴子的屁股狠狠抽了几下，骂道："笨驴，蠢驴！不想活命了？还不到时辰呢！"

母驴被激怒了，"咴咴"地叫着，冷不防一扬蹄子，踢在陈老三的膝盖骨上，陈老三"哎哟"一声惨叫，扑倒在地上。

母驴力气可真够大的，它竟然拖着陈老三往山下跑去，陈老三手腕子上系着绳子，解也解不开，就这么被母驴拖着，跌跌撞撞地跟着跑。他脸色惨白，心跳得快要蹦出喉咙口了，他这个后悔呀：我偷什么驴呀，我这老命都快保不住了哟……

上山是陈老三牵着驴，下山却是驴牵着陈老三，总算跑下了山，这时，一个人正在公路旁东张西望，那人正是徐老六，他发现驴没了，东寻西找来到了这里，此刻，徐老六见自家的母驴牵着一个人从山上跑下来，十分危险，便大声喝令驴子停下，可那驴



连主人的话也不听了，还是一路狂奔。

陈老三实在坚持不住了，他倒在地上，嚎叫道："老徐大哥，快快救我……"

徐老六手上有一把镰刀，他眼疾手快，挥刀砍向绳子，绳子"啪"地断了，可驴子仍然往前冲去……

陈老三趴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徐老六横眉怒目地叫道："该死的陈老三，你偷我家的驴了吧？这是自作自受，活该！"



陈老三哭哭咧咧地说："真是邪门了，这驴好好的，怎么突然疯成这样了？"

"告诉你，这是一头正在哺乳的驴，每天下午两点半，是母驴给它的驴崽子喂奶的时间，一到这个时间，母驴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崽子。"说到这里，徐老六用手一指，说，"陈老三，你看——"

陈老三顺着徐老六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那头母驴已经跑回了家，它正站在徐老六家院子里，它的肚皮下，一头小毛驴正在吃奶。母驴显得很温顺，很安静，不时伸出舌头，爱怜地舔着驴崽子的屁股。

陈老三的头一下子耷拉了下去，因为他刚才同时看到了徐家院子东侧的山脚下，有着一个孤零零的破屋子……

（题图、插图：谭海彦）





两个男人一台戏

□郭福全

南桥路上曾经有一个铜匠铺，铺里有个伙计，人们都叫他“小铜匠”，小铜匠的手艺一流，后来自己做起小本生意，平时他还算是挺细心的，可这天小铜匠刚冲上34路无人售票公交车，立刻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钱包落在家里。小铜匠把全身的衣服口袋翻了个遍，还好找到了一张百元大钞，这是妻子早上留给他去买月饼的钱，可是无人售票公交车收的是一元钱硬币，这百元大钞也成了麻烦啊！小铜匠想跟司机商量商量，可当他一抬头，立刻傻了：公交车司机恰巧就是他昔日的情敌小浦东！

想当年，小浦东和小铜匠的老婆小丽可是一对情人，有一次小丽找小铜匠修门锁，这一修就修出了感情，小浦东为此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小铜匠和小丽每次出门时都尽量避免和小浦东打照面，没想到自己今天可好，一下子还撞枪口上了，真是冤家路窄啊！

接下去，事情的发展有如急流直下：小浦东要小铜匠买票，小铜匠说自己没零钱，小浦东瞟了一眼，没好气地说：“没钱还坐什么车呢？”小铜匠平时最爱摆谱，他可以瞧不起别人，而绝不允许别人看不起他，尤其



是昔日的情敌，现在小浦东这么说，恼了，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百元大钞晃了晃，朝小浦东扬了扬，然后就塞进了投币箱……小浦东见此情景不由一愣，什么话也没说，发动了公交车开着就走。

一分钟后，小铜匠可就后悔了：充什么英雄摆什么谱啊，那可是一百元钱呀，再说自己没带多余的钱，回家路费还得靠那些个找零啊！小铜匠懊悔了，再瞟一眼看看小浦东，很明显，他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味道。



之后，小铜匠站到了票箱的跟前，他寻思着：自己刚才没说这一百元塞进去就算了，无人售票公交车上自有找零的方法，说什么也不能因为小浦东吃这个亏。

公交车很快到了下一站，车门一开，乘客上来，小铜匠就对乘客说了事情的原由，要他们把买票的钱给他，乘客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们要向司机证实，可小浦东头不回，眼不看，什么意见也不发表，于是乘客们便依旧把钱投进了票箱，小铜匠气得肺都要炸了：跟我斗，没门！我有权要回那些找零！

到了下一站，车门刚打开，小铜匠就快步站到了投票箱前，用身子挡住了开车的小浦东，扯开嗓子喊了起来："上车的乘客请自觉买票了，票价一元钱！"第一个上来的是个小伙子，他疑惑地愣了几秒钟，小铜匠忙解释，说是投票箱坏了，所以暂时改为人工售票。小伙子看小浦东没有搭话，以为是默认了，就把手中的一元钱递给了小铜匠，然后就进去了，后面的人也纷纷把钱递了过来，小铜匠收完最后一个乘客的钱后，回头故意大声冲小浦东喊道："上来的十一位乘客都已经买过票了，关门，开车！"





这样子就像是售票员一样，小浦东气得脸色铁青，小铜匠则一脸得意，他以为自己做得合情合理：我要乘车，可我没零钱，小浦东非要我掏钱，我只得把一百块钱扔进了票箱，小浦东不让我收乘客的钱作为找零，我只能用这个方法收回我的九十九块钱！我所做的没有错，小浦东总不能打110，说是两个情敌在公交车上斗法吧？哈哈……

就这样，小铜匠在小浦东的公交车上收起了找零，可是再有两站就到终点了，小铜匠只收了六十五块钱，眼看着再收下去也没多大意思了，再说小浦东也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小铜匠便把收来的钱往自己口袋里一装，故意大气地说："剩下的那三十四元钱我就不要了，就权当是给公交系统做贡献了！"

一会儿，终点站到了，乘客也没剩几个，小铜匠走在最后，很快下了车，没走出几步，就听见小浦东在叫他："喂，大款，我们公司恰好就在这站上，你还是跟我去一趟公司吧，如果你投的那张一百元是真的，我就让收银员找你……"小铜匠一听气坏了：什么？你怀疑我投的是假币？小浦东冷笑着说，最近公交车上的投票箱里屡次发现百元假钞，人还没有抓住……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小铜匠一看还真说不清楚了，于是他当即决定去公交公司，身正不怕影子斜，难道你还能把我的真钞验出假的来？

公交车很快就驶进了公交大院，小铜匠叫来了收银员清点票箱，箱子打开，倒出了里面的钱，大家一看，奇怪了：里面怎么有两张百元的票子啊？更让人吃惊的是：经检验，其中的一张是假币！

小铜匠傻了，他知道，自己投进去的那张肯定是真的，那里面的假币



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其实很简单：昨天小浦东搓麻将赢了钱，回家后发现带回的钱中有一张100元的假币，今天他一直在找机会把这张假币花掉，就在这个时候，恰逢小铜匠上他的车，眼看着昔日的情敌耀武扬威，他恨得直咬牙，就在车子到了终点站、小铜匠走下车后，他把假币塞进了投票箱……

小铜匠百般辩解，收银员无可奈何地对他说："就算你投的是真币，可你又怎么能解释得清那张假钞呢？你就自认倒霉吧！"

律师点评：

本故事中，首先，小铜匠擅自收费肯定有错，他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公交公司的正常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交公司特有的收费权利。针对这样的行为，公安部门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小铜匠作出相应处罚；其次，小浦东故意将假币塞进票箱的行为则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方面，国家明令禁止假币流通、使用，明知是假币而故意投入，显然已构成犯罪，如数额较大，将处以刑罚；另一方面，小浦东投假币的目的是恶意报复、陷害小铜匠，这一行为也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同样要处以刑罚。当然，至于小浦东的行为适用数罪并罚还是适用数罪中较重一罪处罚，那是需要专业人员作进一步考虑了，这里不再研究。附带说一下，要查投币箱内的假币到底是不是小铜匠所投，只要对假币上的指纹作出鉴定即可找到答案。

（题图、插图：谭海彦）

·本刊信息传真·

法律知识故事征文

本刊在与司法部连续举办三届法制故事征文的基础上，推出新栏目"法律知识故事"，通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短小而具体的个案，生动、形象地宣传法律知识。这些知识注重现实性、实用性，真正起到解剖一个案例、明白一个道理的作用。

为鼓励作者深入生活，写出高质量的法律知识故事，我刊决定面向全国征文，优秀作品除在《故事会》发表并参加评奖外，还将结集出书（具体评奖方法稍后公布）。

本次征文也欢迎读者和法律界人士提供相关素材、案例，一经录用，即付稿酬。

来稿方法：1. 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 从网上传递，可寄以下信箱：wulun@vip.sohu.net，请在主题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凡已和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给原编辑。





破车也疯狂

□王兴莱

阿P是办公室里唯一的“80后”，说到“80后”，这可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群体啊，他们生活前卫、追求挑战、消费超前……你瞧，阿P刚来办公室没半年就宣布周末要去买辆车了。

周一午休的时候，阿P热情地邀请大家到地下停车场去看他新买的车，大家欣然来到车库，一看，想了一肚子赞美的话都憋了回去，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原来阿P新买的车是——这牌子咱就不说了吧，是一种很便宜的车，这本来也没什么，豪华车有豪华车的魅力，便宜车有便宜车的道理，问题是他买的是二手车，这种牌子的新车也就是两三万，二手车能有多少钱？最让阿P同事们崩溃的是，阿P还别出心裁地弄了张大字条，贴在车子的后窗上，上面写的是——“俺不知道魅力是什么，可是它不由自主地从俺身上散发出来……”

阿P得意地说：“怎么样，这车连牌照一共才花了我一万块钱，不错吧？”

大家见阿P热情这么高，只好跟着恭维了几句，说：“这车挺好的，省油，现在油价这么高，能省不少养车的费用。”

谁知阿P“哼哼”一笑，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大家乐了：怎么？难道你这车比宝马还牛吗？

第二天上午将近10点钟，办公室里还没见阿P的影子，大家开玩笑地说：“估计阿P正在路上修理他的那辆破车呢。”

就在这时，阿P兴冲冲地进了办



公室，没等大家问，他就嚷嚷起来："我刚才和一辆奥迪飙车去了！"

大家一听，"轰"地笑炸了：奥迪车少说也要三十万，他阿P居然敢开着一辆二手的破车找人家飙车，可是等他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大伙全都乐翻了。

原来，早上，阿P好不容易才把那辆破车发动起来，就见一辆奥迪"嗖"地超过了自己，差点碰到了一个在路边卖煎饼果子的摊子。阿P看不惯奥迪车横行霸道的样子，心想，好车怎么了？好车就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啊？于是，他狠命把破车的油门踩到底，可怜这车的铁皮、玻璃全都"哆嗦"起来，一路直喷黑烟才超过了奥迪。巧的是这里恰好是一条单行道，奥迪不好超车，只能跟着那辆破车往前走，阿P挂着一挡踩着小油门，慢慢往前开，就这样耗了那辆奥迪车一小时！

转眼几周过去了，一个周五快要下班的时候，办公室里突然来了一个打扮时尚的女孩，一进门就冷冰冰地问："你们这里谁开着一辆破车啊？"

阿P一脸疑惑地说："我开的，怎么了？"

"怎么了，你干的好事难道忘了？我问你，几个礼拜前，你有没有开着那辆破车把一辆奥迪车堵在路上一个钟头？那天我本来有笔生意要谈，结果被你耽误了，我今天来就是为了索赔的。"

阿P脑门上立刻渗出一层汗珠，问她："你……要索赔多少钱？"

"不多，一共是十五万八千多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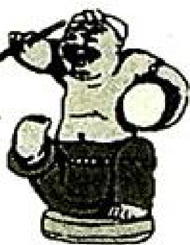
阿P一听，眼睛瞪得像铜铃，就凭这点屁事敢索赔这么多钱？可还没等他开口，女孩接着又说："当然，还有一种解决办法，这个周末你和我赛一次车，你要是赢了，这钱我就不要了……"

阿P一听与一个时尚女孩赛车，兴趣来了，赶紧问："怎么赛？"

"还能怎么赛，当然是比谁开得快了，咱们从城东的猫眼胡同开到城北的挂针胡同，先开到的算赢，你看怎么样？"

阿P心想，这不明显欺负人嘛！我这破车怎么能比得过奥迪啊？可眼前这个女孩口口声声要索赔，请律师、打官司，这些都是烦心事，看来只有用缓兵之计，先答应了她再说。女孩见阿P一口应允，脸上露着坏笑，春风得意地走了。

晚上，阿P开着破车去准备比赛的那条路踩点，到了那里一看，发现这条路没有任何近道可走，只能沿着路一直往前开，可这么开下去，自己必输无疑啊，看来她是事先踩了点的。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阿P不经意地往路边一看，脸上露出了笑



容……

第二天比赛一开始，女孩开着奥迪一溜烟地跑了，阿P等她的车跑远了，赶紧调过头，把车开到一个窄窄的胡同口，从这个胡同穿过去，走几十米的路程就可以到达对面的马路，这样可以把总路程节省三分之二。只是胡同太窄了，只容得下一辆平板车来往。阿P到了胡同口后下了车，立刻从胡同里走出几个壮小伙子，几个人一使劲，把那辆破车的一边给架了起来，让另外一边车轮着地，推着往前走，就这样，一直推到了对面的胡同口，到了那里，阿P立马跳上车，以最快的速度把车开到了终点。

再说女孩开着那辆奥迪车一路飞奔来到终点，到了那里一看，惊奇得差点要晕倒了：这……这怎么可能？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她冲到阿P身边，瞪大着眼睛，问：“臭小子，你是怎么开这么快的？”

阿P得意地说：“这年代人要是疯狂了，开什么车都能跟着疯狂起来。”

一句话，把那女孩逗得“哈哈”大笑，她大大方方地朝阿P伸出手，微微一笑，说：“帅哥，能交个朋友吗？我叫丁小兰。”

经丁小兰介绍，阿P才知道，眼前这个女孩也是“80后”，崇尚的生活方式就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上次她开着爸爸的奥迪出来闲溜，没想到被阿P堵了一个钟头，窝了一肚子火。后来，她“侦查”了好久，终于发现了那辆破车，便一路跟踪，闯到阿P的办公室里找茬儿，提出赛车的无理要求，可她怎么也没想到，那辆破车居然又把自己的奥迪车击败了。

阿P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了，可没想到过了十多天，那个丁小兰又找上门来，嚷嚷着要再和阿P赛一场车。阿P鼻子里“哼”了一声，带着调侃的口吻，说：“你还要比什么啊？”

丁小兰还是一脸坏笑地说：“阿P，这次我不和你比快了，咱们比谁开得远。”

“什么叫比谁开得远？”

“我们事先都加满油，再把油箱





钥匙交到对方手里，沿着高速公路往前开，谁的车先停下来谁就算输。”原来，丁小兰吸取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回去之后特意上网查了一下，发现阿P那种车加满油之后大概能跑五六百公里，可是奥迪车却能跑到将近一千公里，这才想出了这么个主意。

阿P一听，哭丧着脸，说：“我那油箱才多大？咱们不比这个，换别的比。”

“哈哈，也有你不敢比的？我还真以为你那破车是天底下最疯狂的无敌大将军哪！”

丁小兰的一句话把阿P激怒了，他把头一横：“比就比，谁怕谁啊！”

周末一大早，阿P开车来到市郊的高速公路旁，见丁小兰已经在那等着他了，阿P嬉皮笑脸地用乞求的语气说：“美女大人，要不……咱们取消比赛吧，算你赢？”

“取消比赛？你想得美！我告诉你，今天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还有，你要是输了，看我怎么折磨你。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说完，丁小兰摇上车窗，猛地一踩油门，奥迪立刻“嗖”地奔了出去……

阿P的那辆破车哪里比得上人家的奥迪？它只能不急不慢地往前晃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六七个小时过去了，远远的，阿P看见丁小兰的奥迪打着双闪灯，停在了路边，看来是没油了。阿P高兴极了，赶紧把自己的破车开到了奥迪车的前头停了下来。

丁小兰看到眼前的情景彻底糊涂了，她走到破车前，一头雾水地问阿P：“臭小子，你的破油箱到底装了多少油？咱们都快跑到一千公里了！”

阿P“哈哈”大笑，他下了车，把后备箱打开，丁小兰一看，两眼立刻直了：那辆破车的后备箱里放着一个特大号的卡车用油箱，一根输油管连接着油箱和发动机。阿P笑着说：“美女大人，你又失算了吧？我那破车，刚买来时油箱就坏了，我索性换了一个大油箱，放在后备箱里，这样加一次油，够跑半个月的，就连我都没想到，居然和你比赛的时候派上用场了，哈哈……”

过了几天，办公室的人惊奇地发现阿P这小子有女朋友了，而和阿P一起堕入爱河的就是那个美丽女孩丁小兰！办公室里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的常山偷偷问阿P：“兄弟，你用一辆破车居然泡到了一辆奥迪，你的恋爱秘诀是什么？”

阿P脸不红，心不跳，还是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说：“其实俺也不知道魅力是什么，可是它不由自主地从俺身上散发出来……”

（题图、插图：顾子易）



禁枪时期的决斗

□李兴春

如果让你想象未来世界的样子，你的脑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景象？是一个个未知、好奇的符号？还是有机械人、宇宙飞船出没的科幻世界？是的，未来永远是萦绕在人们心中的疑问……



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的一个“禁枪时期”。所谓“禁枪”，并不是不准使用枪支，而是为了防止滥用枪支，因此就作了一些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在那个时候，罪犯自有犯罪的旁门左道，警察也自有制服罪犯的十八般武艺，警匪之间你死我活的搏击常常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比方说吧，蔡老枪这个人，是跨国武装贩毒集团的大头目；展建军，是一直在追捕蔡老枪的国际高级刑警，他们两人偏偏就定下了用手枪决斗的生死之约，用最原始的方法来“私了”他们之间的宿怨，你说奇怪不奇怪？

决斗的地点选在一个荒凉的村落里，这个村子的人都曾经感染上了可怕的传染病，全都迁走了，整个村子人丁零落，虽然这里没有美国西部荒原作背景，却是一个适合仿照西部牛仔决斗和上演生死剧的大舞台。

展建军和蔡老枪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村口，他们走到大约手枪三分之一射程的距离停了下来，互相直视着。他们已经太熟悉了，熟悉得不用多说什么话，但蔡老枪还是叫着展建军的诨名说了一句话：“雄展，如果今



天是我栽了，我希望你看在我们多年打交道的份上，给我坟上送一把罂粟花。”随后他又解释说：“我早年贩毒起家，靠的就是这个东西。”

展建军笑了笑：“我一定成全你。”

蔡老枪最初的得名，是因为他吸毒贩毒，像毒害人间的一杆老烟枪，但展建军清楚，蔡老枪真正的得名是因为他练就了一手快如闪电、百发百中的枪法，是一杆威震黑道的老枪，当然，展建军在警界也以快枪出名。

这时，蔡老枪突然目露寒光，说道：“我们开始吧！”

只见展建军立刻拔枪，但他在蔡老枪面前还是慢了，他那支警用柯尔特左轮手枪刚拔出，只听见“砰”的一声，蔡老枪的9MM格洛克手枪已经响了，枪弹以一种无与伦比的超高速，率先击中了展建军，而且正中致命的额头眉心！

蔡老枪显得十分得意，他一面继续保持着戒备的姿态，一面微微带着几分炫耀的口气，说：“你敢来和我决斗，太过自信了，你不知道我早已经买通了你身边的人，掌握了你准确的出枪速度。我为今天整整苦练了好几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赢你。杀了你，我就把我这把枪销毁了，你的同行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查到我头上来的。”

展建军仍然笑着：“你太不自信了，为了今天整整苦练了好几年，太夸张了，没这个必要吧？你难道忘了，我向来要经过一套‘高抛发弹’的程序才会开枪的。”

展建军说的“高抛发弹”，那是他出了名的绝技，就像乒乓球员“高抛发球”似的“高抛发弹”，他向来枪、弹分离，要射击时才临时上弹，是警界公认的第一个把枪技变为优美艺术的快枪手，但现在是面对面的决斗，而且对方是蔡老枪这样的老枪、快枪，还没等展建军完成这套“优美的动作”，对方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开枪打中他了，而事实上，此时此刻，蔡老枪已经击中了他！

可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展建军右手甩开左轮枪弹巢——那是空的，然后左手取出三粒子弹高高抛向空中，高度直达十几米以上，又疾速落下，恰好嵌入他右手左轮枪的空弹巢，然后才一甩手，合上弹巢瞄准射击……

蔡老枪看呆了：展建军不是早已被自己的子弹击中了吗？这个时候，应该额头飙血倒毙在地上，怎么还能玩“高抛发弹”呢？

蔡老枪仔细一看，傻了，展建军的额头竟然连一星擦痕都没有！

展建军淡淡地一笑，说：“你打中了我的防弹衣。”

蔡老枪气急败坏地大叫：“不可能，我知道你可能穿防弹衣，但我明



明打中的是你露出来的额头，这样的距离，我闭上眼睛也不会打错。”

展建军笑着说：“你说的那是第一代硬式防弹衣，或者第二代软式防弹衣，顶多是第三代复合式防弹衣，可我身上的这一件防弹衣已经是第五代了，它事实上已经不是衣服，而是一层皮肤了，我全身上下都已经移植了这样一层‘防弹皮肤’，你打中哪里都一样。”

蔡老枪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鼻子里“哼”了一声：“我不信！”

展建军笑着说：“你不信，我让你再试试看。”说着，展建军直挺挺地站着，不举枪，也不躲避，让蔡老枪向他疯狂射击，直到把剩下的子弹全部打光。

蔡老枪打中了展建军的鼻梁、面颊、咽喉、太阳穴等所有裸露出来的部位，可子弹一撞上展建军的皮肤就反弹开了，他的皮肤连红都不红一下，不要说是流血了。

蔡老枪打完了，展建军笑吟吟地开了口：“现在该我了。”说着，他抬起手来，慢悠悠地只打了一枪，子弹就击穿了蔡老枪的额头，这个跨国武装贩毒集团的大头目倒下了，紧接着，展建军用塑料袋包起了蔡老枪使用的手枪，这将是在法庭上最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展建军不愧是聪明绝顶的警察，你别忘了，他们所处的是“禁枪时期”呀，法律规定所有枪支都必须强制安装上一个“枪用黑匣子”，就像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每支枪每一次的使用情况都精确无误地记录了下来，每支枪使用不当的记录都可以作为法庭上的呈堂证据，既方便又可靠；而且，“黑匣子”和枪支浑成一体，人力无法拆卸；法律还规定所有枪支都必须安装“智能识主”装置，每个人的枪支限于本人使用，别



2008年"《故事会》最有影响力的故事"征文启事

为鼓励多出优秀作品,《故事会》杂志社决定继续举办2008年"《故事会》最有影响力的故事"征文大赛，并对优秀作品实行四大奖励措施：

1．入选作品除在杂志上发表外，还将收入《第一推荐·最具人气的故事D》一书；2．入选作品可得两笔稿酬：在《故事会》杂志发表的作品，首发稿酬每千字400元；获"《故事会》最有影响力的故事"优秀作品奖，再追加每千字1000元；3．入选作品均颁发奖励证书；4．本刊将邀请有关作者参加年底的颁奖大会,所有费用均由编辑部承担。

征稿范围：1．具有现实感、新鲜感且可读性强的中短篇（包括超短篇）原创作品；2.故事性强、有口传性、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推荐作品。

超短篇（如"幽默故事"）的字数一般在1500字以内，短篇（如"中国新传说"）的字数一般在5000字以内，中篇故事的字数一般在15000字以内。

来稿方法：1．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征文大赛"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

2．从网上传递，可寄各责任编辑信箱，请在主题上注明"征文大赛"字样，本期责任编辑的信箱是：xiaomeng.ye@gmail.com。

人即使拿去了，也会被智能识主装置识别出不是枪支的主人，锁定枪机，无法开火。

再说那个蔡老枪，他实在是罪行累累，但由于一直没有拿到法律程序认可的证据，他就一次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展建军在移植了一层防弹皮肤后，精心谋划了这次决斗：引诱蔡老枪率先开火，然后以正当防卫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击毙蔡老枪，一切都有"黑匣子"的记录为证，当然，展建军穿上"防弹皮肤"这对蔡老枪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枪用黑匣子没有录音功能，现场的对话不会录下来，而防弹皮肤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自行脱落，不留下一丝痕迹。

一切都在展建军的计划之中，他设下这个局为民除害，又避免了自己惹上官司。

展建军轻松潇洒地走了，在他身后的荒村里又多了一个坟头，坟上放着一束罂粟花……

（题图、插图：刘斌昆）

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姚自豪：yaobianji@126.com；
郑继文：zjw002@vip.163.com；
吕　佳：lujia411@yahoo.com.cn；
周　吟：keyin118@163.com；
叶小萌：xiaomeng.ye@gmail.com。





嫂子，你们可好

□李昌国

有个地方叫八卦岭，那里岭高路险，坡陡弯急，常有车祸发生，是一个让人忌讳的地方，但这里是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来往车辆不断，为挣点零钱，便有人在岭上摆起小摊，卖些香烟饮料矿泉水之类的小商品。前几天，岭上新来了一个摆摊的湖南女人，非常招眼，别看是刚来的新手，可她凭着风情万种的身段、俊俏的脸蛋子，和一口麻酥酥、辣乎乎的湖南话，把那些过往的司机们给迷得神魂颠倒，司机们不分年岁大小，一律叫她“湘嫂”，就算不买东西，也都要停下车来，找借口到她的小摊前站一下，聊上几句。

湘嫂的出现，惊动了岭上的另一个女人，她是贵州人，大伙叫她贵嫂，是三年前来岭上摆摊的。自打湘嫂来到岭上后，贵嫂就隐隐感觉到这八卦岭上好像弥漫了一股煞气，贵嫂十分吃惊，她暗中察言观色，细细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湘嫂，妩媚的面庞中透着一股彻骨的阴寒之气，哪怕是一丝笑意中都暗藏着隐隐的杀机，看来是来者不善！贵嫂暗想：弄不好这八卦岭又要出事，要出大事啦！

贵嫂为了弄清湘嫂的来路底细，便有意跟她套近乎，而湘嫂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见有人热情地前来和她搭理，正求之不得呢，没用多久，两个女人就混熟了，成了合穿一条裤子不嫌肥的好姐妹。

一天，湘嫂诡秘地告诉贵嫂，说是阴历七月十五这天，八卦岭将要发生一场车祸，到时会有一辆车摔下悬崖，车毁人亡！

贵嫂听说这事后大惊失色：“你



是怎么知道的？莫非湘妹你能掐会算、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湘嫂犹豫了一阵，说：“贵姐，咱俩既然已是这么要好的姐妹，我也就不再瞒你了，妹妹我早已是一个魂魄，是来勾魂索命的鬼差，这次到岭上摆摊，只不过是个幌子，其实就是为着这场车祸，这关系着我的一桩心事，姐姐千万别给泄露出去啊！”

贵嫂听了，大吃一惊，虽说早有疑虑，但想不到眼前这个千娇百媚的漂亮女人竟然是个鬼魂，她想了想，说：“姐姐决不敢坏了妹妹的事，只是这过往货车的司机中，有姐姐的一个相好在里面，别赶上倒霉，让妹妹把命给索了去。”

听说司机里有贵嫂的相好，湘嫂便嘱咐她，说：“这样吧，你让相好的准备一个特殊标记，到时我好辨认。”

于是，贵嫂就说明天她去准备一张照片，交给相好的，到时让他把照片摆放在车窗前。两人商议妥当，第二天，贵嫂便找了一张照片底版，急匆匆地到附近镇上去洗照片了……

七月十五这天傍晚，湘嫂气急败坏地赶来找贵嫂，把她拉到无人处，怒气冲冲地质问道：“我诚心诚意地把你当姐姐，没想到你却耍我，我问你，这过往的每一辆车子，车窗前都摆放着你的照片，你有这么多的相好吗？”

湘嫂兴师问罪，贵嫂确实感到愧疚，她说：“事到如今，我也把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相好，我这么做，只是想让这些司机躲过此劫，他们能因此逢凶化吉、死里逃生，这不也就是妹妹你的无量恩德吗？”

湘嫂听了，声嘶力竭地哭喊起来：“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他们是得救了，可又有谁去救我的丈夫呀！”





原来，湘嫂是为了救丈夫才来到八卦岭的：半年前的一天，邻家的小孩不慎溺水，湘嫂的丈夫下水相救，不料被水中藤蔓缠绕，竟然命归黄泉。丈夫一死，湘嫂痛不欲生，竟然投河自尽，本想从此可以和自己的男人朝夕相处，不料到了阎罗殿上，判官却告诉她：她丈夫在野外落水身亡，属孤魂野鬼，不能载入判官的名册，要被发配到阴山，在野外下井挖矿，永无出头的日子。为救丈夫跳出苦海，她在阎罗殿上长跪三天，苦苦哀求，最后判官批给她一纸公文，要她七月十五这天在人间制造一场车祸，招回一些工人来，就可以从矿上赎回她的丈夫，于是湘嫂就来到了八卦岭，没想到被贵嫂暗中使计，使她错过了判官给的机会，她的丈夫因此将永远被留在阴山之下，再也没有出头的日子了。

湘嫂说到这里，从口袋里掏出了判官给的那张公文，颤抖着双手捧着，痛哭流涕。这时，突然间，贵嫂也从贴身处掏出一张纸来，捧在手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湘嫂见此情景，上前抢过贵嫂手中的纸，一看，竟然也是一张判官批的公文，湘嫂惊呆了：“难道姐姐也是……”

贵嫂点点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的命运是和你一样的，三年前，我男人在野外走夜路，不幸被毒蛇咬了，死了。开始时，我也跟你一样，真想狠着心一咬牙，弄一场车祸把工人招回去，好赎回在阴间矿山遭罪的丈夫，可想起一旦车祸酿成，那些闻讯赶来的家属会撕肝裂肺般地痛哭，就再也不忍心下手了，看来，我们只能跟自己的丈夫说声对不起了……”

一提到丈夫，湘嫂猛地扑到贵嫂怀里，号啕大哭起来……

后来听说有一天，有一辆车子下八卦岭时刹车突然失灵，直向路旁的悬崖冲去，可就在车子要窜下悬崖时，司机突然感觉“咯噔”一下，车子竟意外地刹住了，司机下车一看，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车的前轮只有一半着地，另一半已在悬崖外半空悬着，那个险呀，只要再稍微往前动那么一分几毫，就得摔下悬崖，车毁人亡，可司机又觉得挺奇怪的：刹车失灵后我就没再刹，这车怎么就自己刹住了呢？

几年后，京沈高速公路打此通过，削平了八卦岭，这里就再也没发生过车祸，也不见了那些卖香烟矿泉水的小摊子，可过往车辆的司机还都习惯到这里停一下，看看车胎，“放放水”，“放水”是司机们的行话，就是撒尿。司机们“放水”的时候，总会说起曾经在这里摆摊的湘嫂和贵嫂，心里念叨着：“嫂子，你们可好？”

（题图、插图：谢 颖）



为啥躲着我

□梅文化



小荷是个苦命的女人，从小被父母遗弃，后来好心人收养了她，但养父母去世早，小荷没个大人领着，从小没好好念书，长大后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后来就做了夜总会的小姐。

有一天，一个男人来夜总会，遇到小荷，谈话间，小荷知道这男人叫大刚，是她的老乡。小荷听着大刚讲的家乡话，说着家乡的事儿，眼泪"吧嗒吧嗒"直掉，她后悔走了这条让人瞧不起的路。大刚安慰她，说："这也不能全怪你，你那么小就没了亲人，也是生活所迫，只要你改过自新，还是个好姑娘。"大刚的这句话救了小荷，没几天小荷就辞了夜总会的活。大刚给她介绍了一份工作，后来大刚就成了她的丈夫。

开始的时候，街坊邻居都对小荷很冷落，后来见她洗心革面，走了正道，就再也不给她白眼了，东邻西舍都对她笑脸相待、嘘寒问暖的，小荷很感谢邻居们的善意。

结婚几年后，小荷发现大刚没有生育能力，她没埋怨大刚，而是收养了一个弃婴。孩子是个先天的痴呆儿，右腿还有点瘸，但小荷还是把全部精力放到了孩子身上，一点没让孩子受委屈。小荷给孩子取名"正道"，为的是让他以后走正道。



转眼间，正道已经七岁了。这一天，小荷领着正道出来逛街，看见前面很多人围在一辆三轮车前买东西，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卖冬枣粥的。

这时候，正道咧着嘴直嚷："我要吃……吃粥……"见正道执意要吃，小荷就挤进人群里。买粥的人太多了，把卖冬枣粥的小贩围得严严实实的，小荷好不容易买了一份冬枣粥，一回到家，正道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吃完还一个劲地吮着手指："真好吃……好吃……"

第二天，正道又嚷着吃冬枣粥，小荷只好带他去买，快到摊前的时候，小荷遇到一个熟人，她叫阿红，是原先夜总会的姐妹，这阿红在夜总会时就是个大嗓门，她见了小荷就亮起嗓子开玩笑："哟，从良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正气逼人啊，听说你现在赚的钱比做小姐时还要多？"这一嗓子引得周围的人都伸长脖子往这里瞅。

小荷禁不住脸一红，她瞪了阿红一眼："你乱说啥呀！以后再聊，我还要给孩子买冬枣粥呢。"小荷说完，就转身走了，还没走到摊前，那个卖冬枣粥的小贩见小荷走过来，竟然扭转身去，推着三轮车走了。

小荷连忙招手喊道："哎，你别走呀，我要买粥……"小贩头也不回，说："没了，已经卖完了……"

小荷满腹狐疑，问："我看到你明明还有粥的，怎么就没了？"

小贩低着头，含糊地说："没了，就是没了……"

小荷不信，上前一把抓起小贩的粥桶盖，想看个究竟，小贩见了，立马停住了三轮车，抱起那粥桶，就这样小荷与小贩一推一搡，只听"啪"的一声，粥桶落了地，满满的一桶冬枣粥倒在了地上。小贩尴尬得不敢看小荷，他顾不得那粥桶，"噌"地蹬起三轮车就跑了。

正道没吃到粥，不高兴了，一个劲地跺脚："我要喝粥……喝粥……"

小荷只好哄他："正道乖，叔叔的粥卖完了，明天我们再买。"

打这之后，那个小贩再也不到这里摆摊了，正道整天嚷着要喝冬枣粥，小荷没办法，就从超市买了几斤冬枣，在家自己试着熬粥。可小荷不会熬粥，不是熬过了火，就是半生不熟，她向邻居刘婶讨教，刘婶乐了："哎呀，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我原先在乡下的时候，就常给做月子的女人熬粥，什么雪梨粥、鸡蛋瘦肉粥、莲子粥……"

可谁知刘婶把熬的粥端上来后，正道只喝了一口，就撅起嘴说："不好喝，弄堂口卖的粥好喝……"

刘婶听了直摇头："你这孩子的嘴太挑了，都被你惯得没人样了，多好的粥啊，难道其他人能熬出熊掌味来？"

正道整天嚷着要喝弄堂口卖的

粥，小荷头都大了，可那小贩一直不来，叫她有什么办法？

周末，小荷领着正道去公园玩，路上经过另一个小区的门口，突然，她竟意外地发现了那个卖冬枣粥的小贩！原来小贩换了地方，怪不得自己找不到他！

小荷领着正道奔了过去，小贩见她走过来，顿时脸色一变，忙把摊收了，推起三轮车就走。

小荷急了："等等，我要买粥！"

小贩有些尴尬："这粥……我不卖的……"小荷从兜里掏出一张钞票，在小贩面前晃了晃："看到了吗？我有钱，我喝你的粥给双倍的钱。"

小贩瞧都不瞧，说："你的钱，我更不能要了……"说完，他低着头拼命蹬着三轮车，再没理会小荷，小荷的眉头拧成了疙瘩：这小贩怎么一直在躲避着我？



突然，小荷想起来了：上一次买粥的时候，阿红那一嗓子可不得了，难道小贩知道我原先是做"小姐"的，嫌我不干净？小荷想到这里，心里很生气，她想，街坊邻居都原谅了自己，他凭什么歧视我？她越想越气，正好迎面遇见刘婶，她让刘婶帮着照看正道，狠了狠心，用足了劲，朝着前面的三轮车追了上去。

追了大约十多分钟，小荷还真追上了，她一把拦住了小贩，铁青着脸问："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

小贩吞吞吐吐地不肯回答，小荷见状，心里有些难过，说："告诉你，我这钱来路干净，你用不着怕！"

小贩低着头，半天挤出一句话："俺没说你的钱不干净。"

"那你为啥不肯把粥卖给我？"

小贩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一阵青，他的身子都有点哆嗦了："俺……俺没脸卖给你……"

小荷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啥？你没脸卖给我？"

"俺……俺没脸见你……"小贩的眼圈发红，嘴角直颤抖，"你的那个孩子，是俺的，上次你领着他买粥的时候，俺就认出来了……是俺把孩子扔了，俺不是人……"

（题图、插图：谢　颖）



原著：罗曼·加里，法国著名作家，两届龚古尔奖获得者。



寻找世外桃源

□王森 编译

哪里能找到世外桃源

卡迪是个商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使他觉得十分疲惫和讨厌，最终决定离开这个虚伪的“文明社会”，去太平洋一个小岛隐居，那岛名叫塔希提岛，早听说岛上的居民十分朴实，他们从不与人斤斤计较。

初夏的一天，卡迪来到塔希提岛。一踏上小岛，卡迪便感到梦想终于实现了：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绮丽风光让他眼花缭乱，山上的棕榈树倒映在海水中，珊瑚礁环抱的湖面平静得如同一面镜子，小村庄上散布着一些茅舍，居民们张臂向卡迪跑来，表现出了最大的热情……

岛上的居民将卡迪安顿在村子最好的茅舍里，周围是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随手可取，而且还给卡迪派了渔夫、园丁和厨子，都分文不取。

三天后，卡迪认识了一个叫塔拉的妇女，她五十来岁，是一个酋长的女儿，岛上的居民都十分爱戴她。

卡迪对塔拉说了自己来到这个小岛的原因，塔拉表示赞同，她告诉卡迪，她平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防止金钱玷污岛上居民的灵魂，卡迪听了，神色庄严地告诉塔拉：在岛上居住的日子里，他保证一个钱也不会从自己的口袋中流出去！

在以后的日子里，卡迪信守诺言，千方百计地信守塔拉的禁条——防止金钱玷污岛上居民的灵魂，他甚至把手里所有的钱都凑到一起，埋在



屋子的角落里。

一晃就是三个月过去了，这一天，一个男童给卡迪捎来一件礼物，说是塔拉特意为他焙制的。卡迪看了看，那是一个核桃蛋糕，他看着看着，突然间神情为之一惊：那蛋糕的包装，竟是用粗麻袋布制作的一幅油画；再一看，卡迪的心顿时在胸腔里"怦怦"乱跳起来：这画长50厘米，宽30厘米，油彩龟裂，有几处已经掉色，没错，它是油画大师"高更"的作品！

说起高更，谁不知道？虽然卡迪对绘画仅是一知半解，但在如今这个社会，能辨认这个油画大师画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卡迪的手哆嗦着，他再一次展开画幅，俯下身去，细细察看起来：这幅作品画的是塔希提山的一角，喷泉边有几个浴女。没错，它就是高更的作品，纵然油画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仍然不可能搞错。

卡迪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以至右边肝脏部位也开始隐隐作痛，他想，一幅高更的作品，竟然流落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岛上，塔拉居然用它来包蛋糕！在巴黎，这幅画大概能值500万法郎！这个无知的女人，她还用过多少幅这样的画去包东西呢？这对人类是一笔多么惊人的损失啊！

想到这儿，卡迪一跳而起，朝塔拉的家奔去，到了那里一看，塔拉正站在家门口，对着礁湖抽烟。这是一个健壮的女人，头发灰白，虽然袒露胸怀，但是在这种姿态中，依然保持着令人赞叹的尊严。

卡迪笑吟吟地对塔拉说："我吃了你的蛋糕，做得真好，谢谢。"

塔拉显得很高兴："今天，我再给你做一个。"

卡迪张开了嘴，但一句话也没说，他想，此时此刻，应该表现得有分寸，即使接受另一个用高更的油画包起来的蛋糕，也应该保持沉默，于是，卡迪和塔拉聊了一会儿便回到了自己的茅屋，他等待着。

果然，到了下午，塔拉做的蛋糕又送来了，而且包装蛋糕的果然又是高更的一幅油画，这幅画的情况比上一幅更糟糕，好像是有人用刀刮过的。卡迪愤怒、焦躁，几乎要跳起来，冲出去，恨不得对着塔拉咆哮起来，可他还是抑制住了，他告诉自己：不可，万万不可！

该选择世外桃源，还是金钱

第二天，卡迪又去了塔拉家，他装作轻描淡写的样子对塔拉说："亲爱的夫人，你的蛋糕是我生平吃过的最好的食品。"

塔拉淡淡地一笑，继续把她的烟斗塞满……

此后的八天里，卡迪又收到塔拉的三只蛋糕，都分别用高更的油画包裹着，在这段时间里，卡迪度过的每



一分、每一秒都令他激动万分，他的心灵在歌唱，没有别的任何词语可以描绘他此时的激动心情！

但是，这以后，蛋糕虽然还继续送来，却没有用任何东西包裹了，一时间，卡迪夜不成寐，心想：难道塔拉没有别的油画吗？还是她忘了包蛋糕？思虑再三，卡迪决定去打探一番。他吃了几粒镇定药丸，使自己的心情平稳一下，接着便敲开了塔拉的家门，对她说："夫人，你几次给我送来蛋糕，蛋糕好极了，尤其是外面包着的有油画的麻袋布，更让我感兴趣，我喜欢热烈的色彩。请问，你是打哪儿弄来这些画的？你还有吗？"

"哦，你是说那些粗麻袋布吗？"塔拉毫不在意地说，"我的家里还有一大堆，全是我祖父留下来的。"

卡迪惊讶得合不上嘴："一……大堆？"

"是的，这些粗麻袋布，是我祖父从一个法国人那里得来的，这个法国人曾经住在岛上，老喜欢用颜色涂抹麻袋布，你可以去看看。"

塔拉把卡迪带到一个堆满干鱼和干椰肉的仓库里，果然，地上扔着一堆高更的油画，全蒙上了沙土，都是画在麻袋上的，历尽沧桑，不过有几幅还相当完好。卡迪脸色苍白，几乎站立不住了，"我的天，"卡迪心里想道，"对于人类，这是多么不可弥补的损失啊，如果我没打这儿经过的话，就永远不知道这里的秘密！"卡迪粗略估算了一下，这堆画，大约值一亿法郎……

塔拉见卡迪神色恍惚，便说："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拿去。"

卡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时，他的内心开始了一场可怕的斗争。卡迪了解塔拉这些岛上的人，他们心地无私，不想把"金钱"这个概念引进岛上，搅乱岛上居民的头脑，但不管怎样，卡迪总要表示一下，要感谢他们，卡迪不能不付出一点代价，就接受这样一批无价之宝！

卡迪从手腕上脱下那只华美的金表，递给塔拉，请求她接受，但是，塔拉却摇了摇头，说："对不起，卡迪先





生，我们这儿不需要这东西看时间，我们只要看看太阳就行了。”

于是，卡迪思虑再三，艰难地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对塔拉说：“我来岛上这么久了，现在不得不返回法国。正好一星期后，有轮船要来，我即将离开你们，我接受了你的礼物，但条件是请你允许我为你和你的人民做点事——我有一点钱，不多，但也不少，请允许我给你留下，你们毕竟需要工具和医药。”

塔拉听了，满不在乎地说：“随便。”于是卡迪回到住所，将埋藏在墙角的大约70万法郎的所有财富全部取出，又匆匆来到塔拉的家里，将钱交给她，作为“回赠”的礼物，她欣然接受了。

然后，卡迪抱起那些油画，奔回自己的茅屋。他度过了惴惴不安的一星期，等候着轮船的到来。卡迪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什么，他急于要离开这里，他此刻唯一的心愿是：返回法国后，他要马上跑到画商那里，展示这价值高达一亿法郎的财宝！

你配拥有一个纯洁的世界吗

约半个月后，才有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到来，卡迪上了船，在船上，他对自己在岛上的奇遇闭口不谈，但有一天，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得知卡迪从塔希提岛来，便跟他提起了岛上的一切，原来，这个老板模样的人很熟悉这个岛，以及那个酋长的女儿——塔拉。

“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女人。”生意人这么评价着塔拉，卡迪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女人”这个词用在塔拉身上是十分不恰当的，那是十足侮辱人的，因为在卡迪看来，塔拉是他所认识的最高尚的人物之一。

生意人问：“不用说，她让您看她的画啰？”

卡迪猛地跳起身来：“您说什么？”

“说实话，她会画油画，而且画得不错。二十多年前，她在巴黎装饰艺术学院学过3年，待到椰肉干的行市同合成产品一样、变得那样有利可图时，她便回到了岛上。她一直在偷偷做着椰肉干的生意，空闲时就临摹‘高更’的画，画得惊人地相似。她同澳大利亚订有正式合同，他们用300法郎的代价收购她的作品，她很富有……怎么啦，卡迪老兄？不舒服？”

卡迪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间的，他一头扑倒在床上，开始感到一种莫大的沮丧。这个世界又一次欺骗了卡迪，他去哪里寻找一个真正的没被“金钱”污染的“世外桃源”？但卡迪却从没有想过：自己真配拥有一个纯洁的世界吗？

（题图、插图：佐　夫）





稀奇事

□黄永君

要说稀奇事，土坷垃村还真发生过这么一件“天方夜谭”一样的怪事：这天，村里来了两个人，他们拉了一卡车布匹，说是要赊给村民们，那两个人信誓旦旦地说，谁家需要多少就赊多少，只要记上村民们的名字就可以啦，五年后来村里要钱，按十块钱一米收钱。

村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做买卖的，他们围着卡车，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他们要好好检验检验，看看这些布是不是好布，现在骗子可多了，村民们可不会轻易上当。经过很多人的认真检验，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有人还专门叫来了村里的裁缝，据裁缝说：这是上好的布，市场上要卖的话，应该在四五十块钱一米左右。

村民们一听全傻了：市场上要卖四五十块钱一米，而这两个人却只要十块钱，而且是五年后来收钱，这……这是怎么回事啊？答案只有一个，这两个人的脑袋进水了，而且进的水很大，可以养鱼了！可再看看这两人，神态自如，谈吐正常，没有精神病呀！

赊布的那两人一再声明：谁家确实需要这些布，他们肯定履行上面说的那些话。前一阵子，村里连续受灾，一时间缺吃少穿的，现在事情这样好，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样大！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反而不敢动了，这光景就像一条大鱼突然从天而降，掉在一只猫的嘴边，猫想：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呢？这鱼里会不会下了毒啊？

半天过去了，村里许四家的大儿子说：“记上我的名字，我们家人口多，就拿走一匹布吧。”那可是五十米啊，许家的大儿子扛了布就这么走了，可那两个赊布的人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真的就是记了个名字，让他把



布拿走了，就这么简单。这一下很多村民的心全动了，他们开始赊布，这个五米，那个十米，还有要三十米、五十米的，也有不少村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他们拿不定主意，还在观望，这时已经晌午了，那两个赊布的人说，村民们可以认真合计合计，他们会在傍晚时离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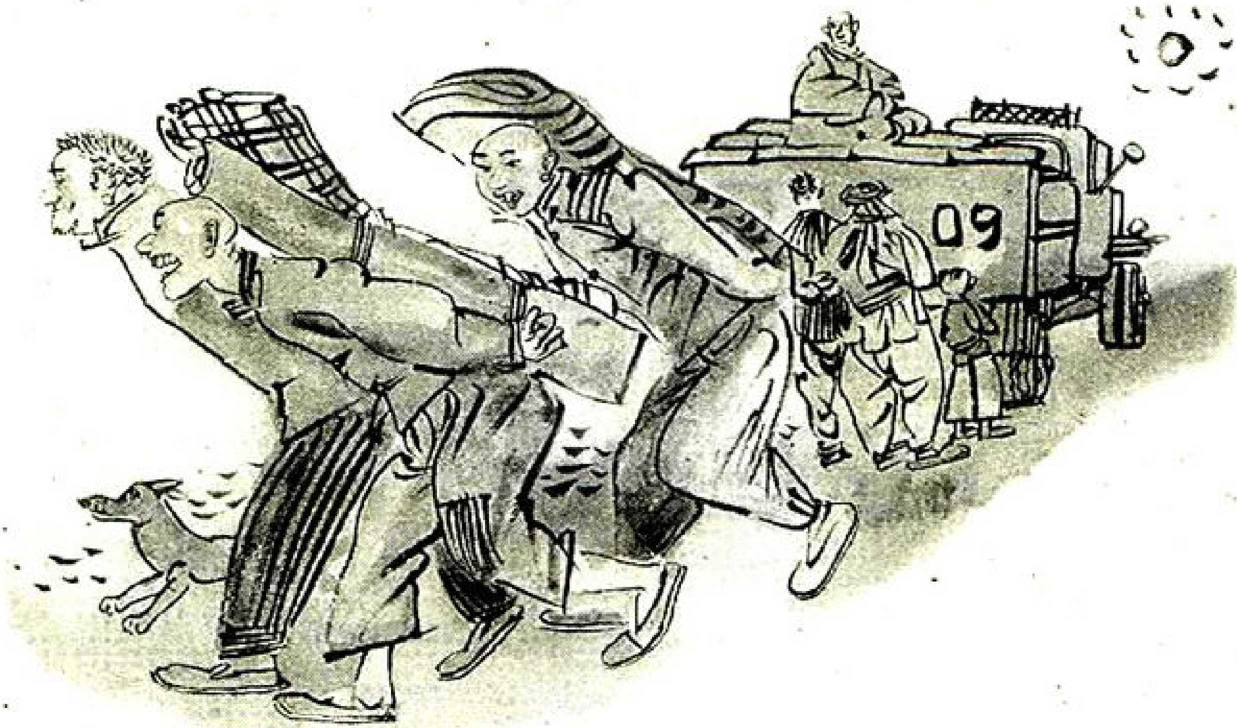
许四的大儿子把五十米布扛回了家，许四知道后死活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他去问村支书，该怎么看这事，村支书眯着眼睛沉吟半晌，说："还真说不好，说是骗子吧，那么多人都把布已经扛回家了；说是没有猫腻吧，谁见过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所以，我看应该好好合计一下，家里需要几米就赊几米，不能多要。"

许四认为村支书说得对，回去就让老婆盘算着家里需要多少布。经过核算，许四家留下二十七米，剩下的又给退了回去。

村支书对许四说的话很快传了出去，而且村民们发现村委会的干部都没有积极地来领布，于是大家也都冷静了，都认真地经过核算，需要多少就赊多少，于是，满满一卡车布，全分给了土坷垃村最需要的人。

五年过去了，当年赊布的人都记着这事，可奇怪的是，当初来村里赊布的那两人却再也没有露面，这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这事村支书心里最清楚：那时，土坷垃村连续受灾，村里向镇里上报，镇里向县上汇报，报纸、电视台也都作过报道，这事让一个人知道了，这人叫崔亮子，当年在土坷垃村插过队，如今已是南方一家私营布厂的大老板了，他从互联网上得知土坷垃村的灾情后，表示愿意为村民提供一卡车布匹，其附带条件是：这批布应该分发到最需要的村民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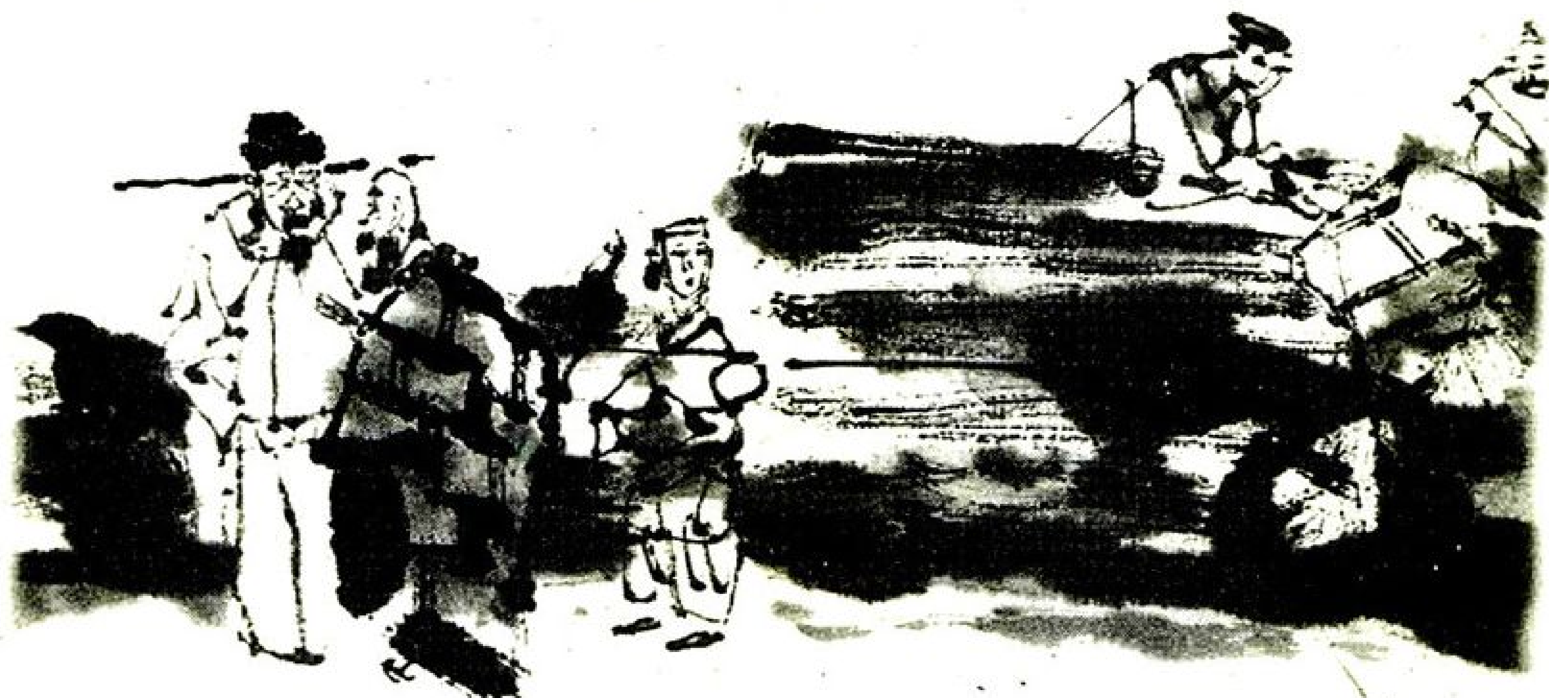
村支书为这事直挠头皮：现如今村委会的一些干部和村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谁最需要？谁都说不清！为了真正做到公平，村支书想了三天三夜后终于想出了这个办法，他从外面雇用了两个人，演了这么一场"戏"……

（题图、插图：安玉民、梁　丽）



倒悬的神木

□李洪文



红桧木梁

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廷刚在临安建都，皇帝赵构就要大兴土木，修建一座支撑门面的金銮殿。“工部侍造”施览官职低微，无权反对，他眼珠一转，禀报皇帝说独缺十多根五丈高的梁柱，没有合适的梁柱，这金銮殿还是没法盖啊！

没过几天，涂州的地方官为了取悦天子，竟送来了12根红桧木梁柱，施览望着这堆珍贵的梁柱正寻思着，忽听差官禀报，说是外面有一个出家人求见。施览想，我平时和僧人并无来往，他找我为了何事呢？施览让那和尚进来，一问，才知他就是普兴寺的方丈苦修老和尚，这12根梁柱原本是普兴寺中准备盖大殿用的，前几天苦修正好外出化缘，想不到地方官乘他不在寺中，强行将木料弄到了京城，苦修这才一路追了过来。

施览原以为老和尚是上门讨木料的，却不料苦修捋了一把花白的胡子，说道：“大人您有所不知，这些木料可都是有问题的啊！”

施览听说这红桧木梁有问题，心中暗喜，忙问原因，苦修说，这些梁木的两端都被加工得一样粗细，现在竟然分不清木料的大头和小头，人都说十年长柳、百年成楠、千年为桧，想用红桧木当梁柱，必须知道木梁哪端是大头、哪端是小头，也就是说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必须根部立地，木梢



顶梁，绝不能给颠倒了，否则在风水上就是犯忌了，那可是大大不吉的事啊！

第二天，施览上殿把苦修说的话一一禀报，赵构听了，心里也有些不安，他就把修金銮殿的木工头刘老三宣了上来。刘老三一听，哈哈大笑，他干了半辈子木匠，什么金丝楠、紫檀、花梨，都用了个遍，他就不信会在红桧木面前栽跟斗，于是就胸有成竹地拿起铁尺，去量木梁两端年轮的间距，因为他知道，树根部的年轮总比树梢部的年轮间距要宽一些，这样就可以判断哪端是大头、哪端是小头。可刘老三用尺一量，那冷汗就下来了：那红桧木的两端都极为致密，都生有七八百道密密的年轮，都紧紧地挤到了一起，哪有什么间距啊！



赵构见刘老三无法区分，忙问满朝的文武百官："众卿可有什么好主意？"文武百官们七嘴八舌地争论了老半天，把赵构的脑袋都吵大了，也没弄出个结论来。施览见时机到了，正要上前劝说赵构放弃修建金銮殿的念头，哪承想赵构一拍龙案，顿时大发龙威，喝令先将刘老三下狱，然后传下口谕，命施览在三天内必须想出个解决的办法，否则就要拿他治罪。

沉水断木

施览回到家里，苦思冥想，后来在一本《唐太宗本纪》中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第二天一大早，施览上殿，他先给赵构皇帝讲了个唐太宗三难吐蕃使者的典故：吐蕃的使者想迎文成公主进藏，可是唐太宗出了三道难题，其中有一道就是拿一根削得两端一样粗的木棍，叫他们分清大小头。聪明的吐蕃使者把木棍放到了水里，沉下去的一头就是树的根部，是大头；翘起的一头就是树梢，是小头，因为不管怎么说，根部都会比树梢那头重一些啊！

高宗皇帝一听有理，急忙命人去



试，正好殿旁有个很大很深的养鱼池，工匠们便抬来一根木梁，丢到了水里，可这红桧木自身太重了，入水后，竟直接沉到了池底的淤泥里，根本没法分辨，唉，古书上传下来的招儿也并不好使啊！

施览见这沉水断木的法儿也不好使，便借机劝说道："万岁，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这也许就是天意啊，我看这金銮殿还是不要修了吧，富国强兵才是最紧要的事情啊！"

赵构一听，气得把龙案拍得山响，施览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工部侍造，从五品的官职，竟敢在金銮殿上胡说八道，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施览被赵构下旨抓进了天牢，明天正午三刻，城隍庙前开刀问斩。

苦修和尚正在临安化缘呢，听说施览大人被关了起来，急忙用银子买通了狱卒，来到天牢，见施览披枷戴锁，苦修忍不住老泪直流，施大人可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啊！他看着施览，低声说道："大人，老僧自有分辨那红桧木大小头的方法呀！"

施览听完大吃一惊，"扑通"一声，跪倒在苦修面前，央求道："大师，您可千万要保密啊……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强兵复国，总想劳民伤财，盖一座富丽堂皇的金銮殿能有什么用，老百姓盼的是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府啊！"

苦修也是连连点头，可是不拿出个办法，明天施大人的脑袋就得搬家了。苦修双手合十，说："施大人，老僧自有主张，您就放心吧！"苦修和尚说完，含着眼泪离开了天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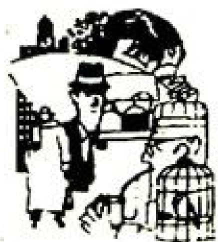
黑蚁断木

第二天一大早，苦修来到宫门外，对守门的御林军说自己有辨木的手段，赵构急忙宣见。苦修在太监的带领下，直接来到堆着12根红桧木梁的殿址前，赵构领着满朝的文武跟在后面。

苦修走到距离红桧木梁大约十几步的地方，忽然停住了，他指着落在木堆上的几只尖嘴小鸟，说道："万岁，您知道那木梁上为何落有小鸟吗？"

赵构摇了摇头，苦修便解释说，这红桧神木虽然树质坚硬，但它也怕一种尖嘴黑蚁的侵害，这种黑蚁在树身上啃出巢穴后，产下蚁卵，让虫卵在巢穴中自己孵化，而这种黑蚁肉味鲜美，是各种鸟鹊最喜欢吃的食物，想要分清红桧树的大小头，只要在这些小鸟落脚的地方找到黑蚁就可以了。

于是，几十名工匠一拥而上，终于在桧木上找到了几十个米粒粗细的小洞，工匠们又拿来了带钩的绣花针，伸进小洞，往回一拉，果然钩出了一个个黑蚁，先出来的是虫尾，后



出来的是虫脑袋，要知道红桧木生在深山中，不管什么虫在树身上嗑洞为巢，都得脑袋冲树梢，尾巴冲树根才成啊，虫脑袋冲上，被嗑出的虫洞方向自然冲上，虫洞的方向就是红桧木梢头的方向啊！

赵构听完苦修和尚的分析，连连点头，正要看赏，苦修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道：“老僧是出家人，不看重身外之物，万岁还是把施大人给放了吧，他可是个好官啊！”

赵构一听，点头说道：“好，传朕的旨意，就赦施览无罪吧！”

还没等太监去传旨，天牢的牢监急匆匆地跑进宫来禀报，原来施览大人昨夜在监房里已经用腰带自缢身亡了，临死前给赵构写了一封血书，血书的内容就是劝谏他放弃修建金銮殿的念头，卧薪尝胆，富国强兵，然后直捣黄龙府才是正理。赵构看完血书，气得三下两下就把血书撕得粉碎，他恨恨地说道：“施览这个小小的芝麻官太可恨了，临死前还要妄言朝政，真是死有余辜啊！”说完，赵构袖子一摆，吼道：“谁再敢妄言，朕定杀不饶！”

苦修爬在地上，把施览大人的血书一片片地捡了起来，用袍襟兜着，仰起头来对天悲号：“施大人，老僧上愧对佛祖菩萨，下愧对您的重托，索性就陪您一起去吧！”苦修和尚说完，用僧袍掩面，一头撞到了红桧木上，那殷红的血浆都溅到了木梁上，苦修和尚顷刻间倒地身亡了。

三个月后，金銮殿终于造好了，





编读聊天室：众手浇开故事花

9月（上）的《故事会》出刊后，收到了许多读者、作者的来信来电，“故事中国”网上也多有评论，下面选登的是一些反馈和评论。

董健斌：《故事会》3元了，还真没反应过来，早上付了10元，书报亭老板找了我7.5元，当时很自然就收下来了，上论坛才发现。买《故事会》养成习惯了，少一期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多数故事能一口气看完，挺值的。

范大宇：9月（上）的《大雪有痕》让读者看得有兴趣，是因为它内在的人性。文学都离不开人性的东西，还有永恒的爱情。而《大雪有痕》两样都占了，这大概也是它讨巧的地方。

绿影一堆飘不去：《大雪有痕》确实有点味道！这味道在于这篇故事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性”，也可以这样说：这样的故事作品，尽管还有可以“加强”的地方，但已经是步入了“故事殿堂”，是真正的故事文学作品！在《故事会》上能看到这样的作品我是喜悦的。

虹桥听梦：《宋人杀羊》这篇文章真不错，不但巧妙地引用了“宋人杀羊”的故事，还体现了老师为人师表、诚实守信的品格，这样的老师值得我们尊敬！同时，文章语言幽默风趣，十分契合我们青少年的心理，我喜欢！

嘻嘻，希望我有朝一日也能如作者一般妙笔生花，写出好的作品，我要好好学习了！

四川的一位作者：

9月（上）的《故事会》有了三大突破：

1、故事人物性格从单一到复杂的突破，代表作《大雪有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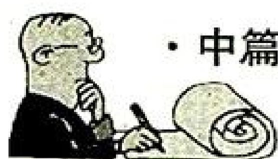
2、故事思想从解决问题到提出思考的突破，代表作《宋人杀羊》。

3、文人故事和传统故事创作风格差异的突破，代表作《三文钱》。

富丽堂皇的大殿几乎把南宋府库的银两花了个精光，望着那12根红桧木撑起的大殿，赵构十分满意，极为欣赏，可是他没有想到，苦修和尚讲的也并不是实情，其实，那尖嘴黑蚁在红桧木上啃出来的洞穴都是冲着树根的，因为它要在洞中产卵啊，如果啃出的洞穴冲上，那它产的卵还不都得掉到地上啊？

金銮殿上的12根梁柱现在都是根上梢下倒悬着呢，那危险的情景倒像南宋小朝廷，它只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最后还是被后金国给灭了。这里面的成败得失就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也许从立梁的那天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南宋小朝廷必将灭亡的命运了……

（题图、插图：黄全昌）



莎士比亚说过，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每个人一生中扮演着许多角色……

各种各样的角色

□崔新三



1. 这个角色不好演

刘丰是一个青年演员，曾经在一些影视剧和舞台上扮演过几个角色，他没有大红大紫过，可也混了个脸熟。这天晚上，刘丰和往常一样，到一家咖啡厅喝咖啡，突然，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出现在他的视线里，这女子看上去有点怪怪的，二十五六岁，皮肤白皙，身材苗条，一双大眼睛，带着几分忧郁，正呆呆地看着刘丰。这年轻女子的身边还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刘丰在电视新闻里曾经几次看到过这个老人，他就是大发集团的董事长钱万发，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要刘丰一到这家咖啡馆，就能见到钱万发和那个年轻女人。刘丰是演员，不傻，凭直觉，他意识到这绝不是偶然的相遇，他和钱万发还有那个年轻女子之间，很可能要发生点什么“故事”！

几天后，钱万发果然派他的秘书送来一张请柬，约刘丰到大发公司谈谈。刘丰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如约来到钱万发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看见这个亿万富翁面前的老板台上放着五叠厚厚的钞票，随即又听见钱万发开门见山地说：“刘丰先生，我想请你帮忙做一件事。”

“什么事？”

“确切地说是演一场戏。”



刘丰一听顿时来了精神，他估计大发集团要投资拍摄电影或电视剧，选中他饰演其中的一个角色，他习惯地问道："你们想拍什么戏？"

钱万发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找你拍戏的……"

刘丰一下懵了，他一脸疑惑地问道："你不是说请我演戏吗？"

钱万发摆了摆手，说出了他请刘丰来的真实目的：原来，钱万发的爱女钱冬丽，也就是他身边这个年轻女人，她跟一个名叫韩军的小伙子谈着恋爱，可前不久，两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分手了，钱冬丽感情上受到强烈的刺激，患了抑郁症，目前正在接受心理治疗。钱万发看到刘丰长得跟韩军有些相像，就把这个情况跟心理医生谈了，医生建议他让女儿跟刘丰逢场作戏"谈一场恋爱"，这对加快钱冬丽的康复很有帮助。

刘丰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他有些不知所措地说："我从来没演过这种角色……"

钱万发拍了拍面前的五叠钞票说："这五万块只是定金，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五万，这个价不算低了吧？"

刘丰刚刚按揭买了一套新房，月供三千多块，手头非常紧张，钱万发出手就是十万，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再说，"演"这种戏其实也不是很累，刘丰有些经不起诱惑了，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究竟能不能使你女儿康复，我也没有把握……"

钱万发说话了，说话的语气几乎是在乞求，他说："刘先生，求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她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一切啊！你是不是嫌酬金少？只要你能协助医生治好我女儿的病，酬金的事，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从钱万发的脸上，刘丰看到了一种真挚的父爱，面对一个如此深深爱着自己女儿的父亲，他实在没有勇气拒绝："那就让我试试吧。"

钱万发感激地说："谢谢你，谢谢……"

接下来，钱万发郑重其事地跟刘丰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中规定：刘丰作为"演员"，只能逢场作戏，绝对不允许引诱钱冬丽动真感情，一旦钱冬丽精神恢复了正常，刘丰必须立刻退出，否则不但要收回全部佣金，而且还要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刘丰违约！

就这样，一场扣人心弦的"演出"，渐渐地拉开了帷幕……

2. 一团迷雾

在钱万发的安排下，刘丰跟钱冬丽在一家酒吧见面了，钱冬丽目光呆滞，神情漠然，一看就是个典型的抑郁症患者。为了尽快缩短两人之间感情上的距离，刘丰一口气讲了很多著



名演员的轶闻趣事，这些全是他在摄制组里遇到的，看样子，钱冬丽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她听着听着就情不自禁地说：“我真羡慕你们做演员的，一生中能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钱万发听女儿这么说，十分开心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冬丽好久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了！”说完，他就示意刘丰趁热打铁，尽快“进入角色”。

刘丰立刻逢场作戏，挽起钱冬丽的手臂，钱冬丽非常温柔地偎依在刘丰的身上，两人就像一对情侣似的，款款地走出酒吧，谁知一出大门，钱冬丽立刻嘴巴附在刘丰耳边，压低声音说：“搂紧我，装出对我一见钟情的样子来！”



刘丰立刻坠入五里雾中：她神志清晰，谈吐正常，根本就没有病呀！

钱冬丽接着说：“你是个职业演员，逢场作戏应该没问题吧？从现在起，你就按我的要求表演……”

刘丰有些为难地说：“可是，你父亲他……”

钱冬丽的声音低低的，但又十分坚决：“你按我的要求表演，我再给你十万佣金！”

难怪有人说：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刘丰最近一直在为钱发愁，你看看，一眨眼的工夫，不花力气不费神，就轻而易举地赚了二十万，于是刘丰想都没想，痛快地回答说：“我听你的。”

钱冬丽见刘丰答应得很爽快，便带着他上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一幢高档别墅门前，钱冬丽熟练地打开门，高声喊道：“小花，魏小花——”

话音刚落，一个漂亮姑娘匆匆从保姆房里走出来，她叫魏小花，是个保姆，她一看到刘丰，不禁微微一愣说：“冬丽姐，这位先生是……”

钱冬丽不冷不热地说：“他叫刘丰，是钱万发为我找的男朋友，你先带他到楼上的小客厅休息，我马上就来。”

钱冬丽这么直呼父亲的名字，这



使刘丰十分惊愕，他机械地跟着小保姆，走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客厅。

小客厅装修得典雅大方，魏小花端来一杯热咖啡请刘丰喝，然后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了看他，这才慢慢退了出去。

一杯咖啡还没喝完，钱冬丽拿着一张光碟走上楼来，说这是她和韩军在一起时录制的，要刘丰看一看，或许以后能用得着。钱冬丽把光碟放入播放机内，片刻后，巨大的等离子电视屏幕上就出现了画面：钱冬丽和韩军在海滨嬉戏……刘丰看到，这个韩军果然长得跟自己有几分相像。

看完光碟，钱冬丽又把刘丰带到车库，说："这里有一辆宝马，从今天起这辆车就归你了，你的任务就是在我需要的时候，驾车陪着我兜风，晚上再把车送回来。"

刘丰不明白钱冬丽的用意，他不解地问道："难道你重金雇我，就是为了带着你招摇过市？"

钱冬丽冷冷地说："这都是钱万发希望看到的！我的要求是——今天晚上你所听到、看到的一切，都不能告诉钱万发，否则，你就别想得到第二笔佣金。"

钱万发和钱冬丽父女，究竟演的哪一出戏啊？刘丰百思不得其解。

接下来，刘丰就每天开着那辆宝马，有时带着钱冬丽到处兜风，有时送她去钱万发的住处，晚上就把车送回别墅。一天傍晚，刘丰陪钱冬丽兜风回来，半路上钱万发把女儿接走了，说是要带她去医院看心理医生，于是，刘丰就一个人开车回到了别墅，当他走进客厅时，恰巧小保姆魏小花正在专心地打电话，她打这个电话时太专注了，连刘丰进来她都没有看到，就在这个时候，刘丰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此时的魏小花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怎么看也不像个小保姆，她竟然手持话筒"哇啦哇啦"，说着一口流利的日语！

刘丰曾经在一部电视剧中扮演过一个日本商人，因为演出的需要，他学习过日语，魏小花的话刘丰虽然不能全部听懂，但也能听明白一些，他听到魏小花在电话里反复说着一句话："千万不要这样……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我希望你放弃这个计划……"

魏小花给谁打电话？她究竟是什么人？她一个小保姆，怎么能讲这么流利的日本话？

刘丰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悄悄地离开了那幢神秘莫测的别墅……

3. 令人惊悚的隐情

刘丰满腹疑惑地向前走着，也许是因为心里有事，一不留神突然跟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刘丰一眼就认出，这个人竟然就是韩军！韩军好像有什么心事，他看都没看刘丰一眼，就连



着说了好几个“对不起”，一边说一边急匆匆地向前走去。

韩军到这里干什么来了？难道他要对钱冬丽采取什么过激的行动？这年头，因为恋爱不成，由爱变恨而引发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刘丰猛然意识到，钱冬丽现在是他的“女朋友”，万一她出现什么意外，他不但得不到那两笔丰厚的佣金，搞不好还可能惹出麻烦，想到这里，刘丰立刻追了上去，悄悄跟在后面，他要弄清韩军究竟想干什么。

韩军急匆匆地沿着别墅旁的一条小街向前走着，刘丰远远地跟着。韩军走着走着，突然停下了脚步，只见他站在路灯下，好像在等什么人。刘丰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远远地监视着。突然，一个年轻女人推着自行车，急急忙忙地来到韩军面前，两人一见面就低声争论起来，因为距离太远，刘丰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就在这时，一辆汽车从小街上驶过，借着强烈的汽车灯光，刘丰认出：和韩军秘密约见的这个年轻女人竟然就是魏小花！

魏小花跟韩军是什么关系？他们俩在争论什么？这件事会不会和钱冬丽有关？

刘丰正在胡乱猜测着，那边韩军和魏小花的谈话已经结束了，只见韩军轻轻地拍了拍魏小花的肩头，然后就上了一辆出租车。魏小花心事重重地推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冲着出租车高声喊着：“记住我的话，千万别乱来！”

出租车渐渐地远去了，魏小花有些失落地推着自行车向这边走来，刘丰不想让她发现自己在跟踪韩军，便转身往回走，可就在这时，魏小花却出人意料地骑上自行车追了过来，她在刘丰身边下了车，说：“刘大哥，请跟我来。”



原来，魏小花早就发现刘丰了，刘丰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索性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跟韩军认识？”

魏小花长长地



吐出了一口气，说："岂止是认识……"

刘丰听出魏小花话里有话，他决定借此机会，把韩军和钱冬丽的事问个明白，主意打定，他便试探着说道："我们可以谈谈吗？"

魏小花点了点头："我也正想跟你谈谈呢。"

于是，两人走进一家小酒馆，要了两份夜宵，边吃边谈。刘丰首先开口问道："你能告诉我，韩军和钱冬丽为什么分手吗？"

"唉，说来话长啊……"魏小花长叹一口气，说出了一个让刘丰目瞪口呆的故事……

其实，钱冬丽不是钱万发的亲生女儿，钱万发跟妻子结婚十年，一直没生育，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钱万发有病。死要面子的钱万发花钱买通了一个姓韩的医生，也就是韩军的父亲，韩医生是专门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的，他出具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证明：女方有病，所以久婚不育。接下来，钱万发一面装模作样地让韩医生给妻子"治病"，一面不惜重金通过韩医生，得到了一份健康男子的精液，然后让韩医生移花接木、暗渡陈仓，不久，钱妻的"病"治好了，怀孕了，十个月后，钱冬丽呱呱落地……

钱万发自以为精明过人，他做梦也没想到，韩医生高价卖给钱万发的，竟然是他韩某人自己的精液，这样一来，他就是钱冬丽的亲生父亲了！钱冬丽一天天长大，韩医生的野心也一天天地大了，他多次利用这件事要挟钱万发，事已至此，钱万发被迫跟韩医生达成了一项交易：只要韩医生能守口如瓶，大发公司每年都给他一大笔钱作"封口费"，然而，让钱万发没想到的是，这件事最终还是没能瞒过妻子，钱冬丽的母亲无法忍受丈夫对自己的欺骗，一怒之下，吞服了三瓶安眠药，永远离开了这个诡计多端的男人……

钱冬丽大学毕业后就出任父亲的特别助理，就在这时，韩医生的儿子韩军走进了她的生活。韩军一表人才，又是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医科大学教授级主任医师，钱家父女都非常喜欢他，可是，从血统上说，钱冬丽和韩军两人的父亲都是韩医生，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如果结合，岂不是乱伦了？不知什么人，化名给钱冬丽和韩军各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揭穿了钱冬丽的身世之谜，钱冬丽得知内幕后精神几乎要崩溃了，她又哭又闹，一定要父亲给她个说法。钱万发却一口咬定钱冬丽是他的亲生骨肉，于是钱冬丽又提出跟韩军一同去做DNA鉴定，谁知就在这关键时刻，韩军突然失踪了，就像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一样……

魏小花非常不解地说："韩军是从日本归来的医学博士，按理说他应



该接受钱冬丽的建议，确认两人到底是不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关系，尽快从尴尬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可是，他却拒绝跟钱冬丽一起去做亲子鉴定！”

刘丰听了，觉得十分疑惑：“为什么不去？”

魏小花说：“他说要用他的方式，狠狠教训教训钱万发这个伪君子，我担心他采取过激的行为，所以就千方百计劝导他……”

刘丰又问：“你说的这一切，都是钱家父女的隐私，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魏小花幽幽地说：“是韩军亲口告诉我的……”魏小花说，韩军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也在日本的一家中国餐馆打工，韩军经常到那家餐馆吃饭，慢慢地两人就认识了……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魏小花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呢！听到这里，话里话外，刘丰听出魏小花跟韩军的关系非同一般，因为这是人家的隐私，他也不便多问，但韩军所说的“他自己的方式”究竟是什么呢？刘丰还想再问点什么，魏小花说她要回去为钱冬丽准备夜宵，就急忙离开了……

4. 他也要为母亲讨公道

第二天，刘丰再次开着宝马车带钱冬丽兜风的时候，他故意旁敲侧击地说：“戏剧学院一个老教授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钱冬丽一愣，问道：“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刘丰索性把他巧遇韩军，以及魏小花所说的一切都告诉了钱冬丽。听完刘丰的话，钱冬丽的情绪有些激动，她呼吸急促地注视着前方，一言不发，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平静了下来，说：“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也没有必要再瞒着你了，我把我的想法也告诉你，或许在关键的时候，能得到你的帮助……”

钱冬丽说她一开始就感觉到韩军跟她‘谈恋爱’是另有所图，即使没有那封神秘的电子邮件，她也准备跟他分手了。钱冬丽收到那封匿名电子邮件后，曾经分别和钱万发、韩军认真谈过，请求他们能配合她去做亲子鉴定，没想到钱万发一口咬定钱冬丽是他的亲生女儿，韩军也跟她玩起了“人间蒸发”，两人都不配合。为了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钱冬丽苦苦哀求父亲帮她找到韩军，却再一次遭到了钱万发的拒绝……在一个秋雨淅沥的夜晚，钱冬丽跑到母亲的坟前，哭诉了自己心中的苦闷……钱冬丽被雨淋后，再加上心中有火，她得了急性肺炎，这一下，钱万发可慌神了，他三天三夜没合眼，守护在女儿床前。钱冬丽醒过来后钱万发却累得昏倒了，



通过这件事，钱冬丽发现父亲对她的爱还是真挚的，于是她灵机一动，装作患了“精神忧郁症”，想让钱万发把韩军找来，稳定她的“病情”，没想到老奸巨猾的钱万发却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重金雇用长相跟韩军相似的演员刘丰……

刘丰感慨地说：“钱万发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钱冬丽说：“你再见到韩军的时候，请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为死去的母亲讨一个公道……”

大发集团一年一度的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会场设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大厅里，很多知名的企业家都来了，还有各大新闻媒体的记者，场面非常热闹。钱冬丽和她的“男朋友”刘丰，也坐在主席台上。

司仪宣布新闻发布会开始后，钱万发踌躇满志地走上主席台，他落座后便滔滔不绝地大讲大发集团2008年的发展前景。刘丰注意到，钱冬丽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纯粹是应付差事，钱万发讲话的时候，她竟然不理不睬地闭目养神。就在这时，一个酒店服务生用托盘托着几瓶饮料向主席台走去，看样子他是给主席台上的人送饮料的。刘丰觉得这个服务生有些眼熟，再仔细一看，差点没叫出声来——这个“服务生”竟然就是韩军装扮的！只见韩军非常沉着地把饮料逐一放在各人面前，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出了会场。钱万发正讲在兴头上，他根本就没发现送饮料的服务生就是韩军！

韩军到这里来干什么？他放在钱万发面前的那瓶饮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刘丰附在钱冬丽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悄悄地离开了座位……

韩军离开大厅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脱掉服务生的工作服，露出穿在里面的“摄影马甲”，脖子上挂了一台照相机，摇身一变又装扮成一名摄影记者。韩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大厅，他混在媒体记者的行列里，面带一种怪怪的微笑，似乎在等待着什





么。这时，刘丰急匆匆地走到韩军身边，单刀直入地问道：“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就是韩军？”

韩军冷冷地说：“不错，我是韩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钱万发未来的‘乘龙快婿’？”

刘丰想起了这些日子一直困扰着他的那个问题，他想趁此机会问个明白，于是便开了口：“我是刘丰，不过我可不是钱万发的什么‘乘龙快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同意跟钱冬丽去做亲子鉴定？”

韩军愤愤地说：“那样太便宜钱万发了！”

刘丰步步紧逼地追问道：“那——你想怎么样？”

韩军咬牙切齿地说：“我要让他当众亲口说出这件事情的真相！”

刘丰不解地问道：“你好像很痛恨钱万发？”

韩军牙齿咬得“格格”响，他随即讲述了一个令刘丰大吃一惊的故事：当年，韩军的母亲，也就是那个韩医生的妻子，得知钱万发和丈夫的肮脏交易之后，一怒之下就跟丈夫离了婚，带着不满十岁的韩军去南方打工。韩军是靠母亲的血汗钱完成学业的……为了供儿子上学，韩军的母亲白天黑夜打两份工，终于积劳成疾，客死他乡……临终前，母亲把一切都告诉了儿子，从那之后，韩军就发誓：一定要让钱万发和韩医生这两个伪君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韩军瞪着血红的眼睛愤愤不平地说：“我之所以跟钱冬丽这个‘妹妹’谈恋爱，目的就是要让钱万发和我那个父亲在良心上受到惩罚，逼迫他俩说出当年那个卑鄙的交易……今天，我终于等到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刘丰一惊：“你在饮料里下了毒？”

韩军不屑地一笑，说：“那太小儿科了，我不会那么傻！跟我来，我请你看一出好戏……”说着，他拉着刘丰走进了宴会大厅……

5.苍蝇和鸡蛋

大厅里，钱万发的讲话已经结束，司仪宣布下面是回答记者提问的时间。钱万发端起饮料瓶，就着吸管，“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润润嗓子，然后就很有风度地等待记者提问。韩军得意地低声对刘丰说：“钱万发喝下的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控制中枢神经的药物，几秒钟之后，药物就能发挥作用，这个伪君子很快就会有问必答了！”

这时，一个剃光头的男记者率先站起来，说：“董事长先生，我是晚报的记者，刚才您在讲话中，谈到了您将把大发集团的决策权，逐步地移交给钱冬丽小姐，可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传言，说这个钱冬丽不是您的亲



生女儿，您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一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您能谈谈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吗？”

光头记者的话，就像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来宾席上“轰”的一声顿时乱作一团，特别是那些媒体记者，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钱万发，他们要在第一时间，记录下这个亿万富翁的绝对隐私……

韩军得意地低声对刘丰说：“这个光头是我事先安排好的一个铁哥们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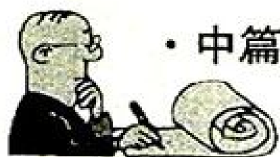
面对咄咄逼人的光头记者，钱万发先是一愣，但是他很快便冷静下来了，只见他沉着地拿起饮料瓶，再次喝了两口，然后又举止优雅地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帕，擦了擦嘴角，说：“钱冬丽是我的亲生女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于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毫无根据的猜测和传言，纯粹是无稽之谈！我钱万发在商场拼搏几十年，交了很多朋友，也结了不少冤家，在这里，我要郑重告诫某些人，跟大发集团竞争，请使用正当手段，不要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放冷箭！”

钱万发思维清晰，措词得体，简直就是一名经验老到的外交官，丝毫看不出服用了什么控制中枢神经药物的迹象！见此情景，韩军傻了，他焦躁不安地说：“怎么回事？这可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控制中枢神经类药物啊！”

刘丰微微一笑，像变魔术似的，突然拿出一瓶饮料，说：“你的那瓶饮料在这儿呢！”

原来韩军离开大厅后，刘丰就把那瓶饮料换下来了。面对这突然出现的变故，韩军的情绪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只见他近乎疯狂地挥动着双手说：“哦，我明白了，你是在讨好钱万发！你想当钱家的女婿！你想得到大发集团的财产！既然这样……”说到这里，韩军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吼起来：“我韩军一不做二不休，今天我就当着媒体记者的面，揭一揭钱万发这个伪君子的老底——钱万发不能生育，钱冬丽不是钱万发的亲生女儿，我和钱冬丽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大厅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记者们又不约而同地把摄像机的镜头全对准了韩军……

韩军越说越激动，最后竟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起来："钱万发，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就在这时，突然，一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急急忙忙冲到韩军面前，一把捂住了他的嘴，高声对围上来的媒体记者说："大家不要相信他的话，他有精神病……我长话短说，我就是他的父亲！钱冬丽是钱万发的亲生女儿，她跟我儿子韩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这一下轮到刘丰目瞪口呆了：这位韩医生说的，跟魏小花和韩军说的完全相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现在，事情闹大了，由于有人报了警，公安机关也介入了……

在公安机关的干预下，钱万发、钱冬丽、韩军、韩医生四个人同时做了DNA亲子鉴定，亲子鉴定的结果跟韩军父亲所说的完全一样：钱冬丽是钱万发的亲生女儿，她跟韩军、韩医生没有血缘关系！

事到如今，韩医生不得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当年钱万发确实有病，所以结婚多年他妻子一直没能怀上孩子。钱万发夫妇俩到韩医生那里就诊，当时，钱万发已经是这个城市的首富了，韩医生觉得这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就出具了一个男方不能生育的假诊断书。死要面子的钱万发果然上了韩医生的当，从此他就被韩医生牵着鼻子走了。后来，经过一个阶段的治疗，钱万发的病治愈了，他妻子很快就怀上了钱冬丽，丧失医德的韩医生为了能不断从钱万发那里捞钱，就继续编造钱冬丽身世的谎言来要挟钱万发。再后来，韩军为了胁迫钱万发而故意和钱冬丽"谈恋爱"，韩医生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才不得不给他们两人发了电子邮件，试图终止这场"爱情游戏"。想不到的是，韩军居然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发难，韩医生见儿子不顾一切地当众揭发钱万发的所谓"隐私"，他明白，这件事迟早会水落石出的，于是就出来制止儿子的行为……

真相大白后，钱万发又气又喜，气的是这个完全丧失医德的韩医生，竟然欺骗了他二十多年；喜的是钱冬丽原来是他的亲生骨肉，从此搬开了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面对这张迟到的鉴定书，钱万发和女儿抱头痛哭，他们想起了死去的冬丽妈妈……

钱冬丽哭着说："我要起诉姓韩的，他是一个道德败坏的骗子！"

钱万发非常惭愧地说："冬丽，那个韩医生固然可恨，可是，爸爸也对不起你啊，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事



一句话笑死你

◇ 女："只要有钱，我嫁给谁都行。"男："银行的保险柜你嫁吗？"

◇ 病人："医生，你把剪刀留在我肚子里了。""没关系，我还有一把。"

◇ 法官："你为什么要印假钞？"被告无辜地说："因为我不会印真钞。"

◇ 妻："男人，都是胆小的。"夫："不见得，否则我何以会与你结婚？"

◇ 上联：哈哈哈哈哈，下联：嘿嘿嘿嘿嘿。横批：神经病。

◇ 老师："彼得，你知道老鼠能活多少年吗？"彼得："这个就要看猫的心思了。"

◇ 猪八戒："我改名叫赛潘安啦，很多美女在等我呢！"孙悟空："莫不是你上网了吧，呆子！"

◇ 女儿问妈妈："爸爸从前害羞吗？""要是他不害羞，你现在至少大四岁！"

◇ 父："你都这样大了，该找一个老婆了。"子："是呀，但茫茫人海，我找谁的老婆呢？"

◇ 女："你跟我说话怎么老嚼着糖？"男："不嚼糖哪来那么多甜言蜜语？"

◇ 甲女："你的未婚夫知道你的年龄吗？"乙女："是的，他知道一部分。"

◇ 老师："请同学们用'况且'造句。"同学："过年了，村里的戏班响起了'况且、况且'的声音。"

（推荐者：佚　名）

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钱冬丽百感交集地叫了声："爸爸……"

面对这个亲子鉴定的结果，韩军也傻了，他把那张鉴定书撕得粉碎，疯狂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

韩医生被有关部门清除出了医生队伍，司法部门正在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韩军因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章第二十五条中有关使用精神药品的规定，也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深深爱着韩军的魏小花，她拿出多年的积蓄，请了最好的律师为韩军辩护，此案正在审理中……

至于刘丰，作为这场惊心动魄的演出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居然放弃了钱家许诺的20万元巨款，是觉得这钱赚得太轻松，还是太沉重？不得而知；至于他和钱冬丽的关系，由于没有确切的消息，同样不得而知……

（题图、插图：杨宏富）

本公司《故事会》《金色年代》列入2009年中国邮政畅销报刊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参考消息　瞭望　瞭望东方周刊　财经
新华社每日电讯　中国新闻周刊　南风窗　环球人物
环球时报　21世纪经济报道　商界　中国企业家
南方周末　第一财经日报　三联生活周刊　北大商业评论
半月谈



中国剪报　特别关注　每周文摘　作家文摘　读报参考
报刊文摘　青年文摘　文摘报　半月选读　新华文摘
法制文萃报　意林　文摘周刊　小说月报　今古传奇
读者　**故事会**　知识博览报　格言　领导文萃
特别文摘　演讲与口才　良友周报　时代邮刊



家庭医生报　老年文摘报　中国老年报　健康指南（中老年）
益寿文摘报　医药养生保健　健康时报　保健与生活
健康文摘报　老年日报　**金色年代**



中国电视报　家庭医生　东方女性　大众医学
知音　现代家庭报　37°女人　人之初
家庭　生命时报　幸福



幼儿画报　中小学生学习报系列　我们爱科学
课堂内外　中国少年报　东方娃娃
婴儿画报　儿童文学



体坛周报　电脑爱好者　时尚
电脑报　足球报　汽车之友
中国国家地理　上海服饰　兵器知识



订阅方式：
网上订阅：http://bk.chinapost.com.cn
电话订阅：11185
当地邮局窗口订阅

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出神入化的表演，变化莫测的假象，魔术背后的玄机，智慧圈套的谜底……

移花接木

□岳　勇



1. 奇耻大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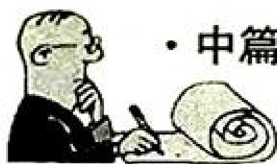
民国时候，湖南汝城境内有一座清虚观，观内的道长叫妙元。妙元少年时候就好道，曾得到半卷怪异的经书，于是他就根据这半卷经书潜心修炼，虽然未能得道成仙，却习得不少奇能异法、杂技魔术，山下人家逢有红白喜事，必请他下山表演助兴。他有一个“活人换头”的节目，场面惊险，令人叫绝，成为他下山表演的保留绝活。

九月初十那天，孙记米铺老板孙世选成亲，应孙老板的邀请，妙元道长领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徒弟，男的叫常青，女的叫常绿，骑着一头驴子，下山前往城北孙府表演节目。师徒三人走到城北，快到孙家大门口时，忽地从路旁大树后闪出一人，“扑通”一声跪在前面，拦住了去路。

妙元道长跳下驴背，扶起来人。那人说，他姓郑名逢时，是城关小学的一名教员，常常看道长表演魔术。他知道妙元道长是受了孙老板的邀请，要去孙家婚礼上表演节目，所以贸然拦路，想请道长把他也一同带进孙家去。

妙元道长问他：“你自己进去就是，为何要我带你？”

郑逢时摇头说：“我没有请柬，去了几回，都被门口的管家给拦住了。道长把我带在身边，就说我是道长新



收的俗家弟子，或者说是专门请来给道长打杂的，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让我进去就成。”

妙元道长问：“既然人家没有送请柬给你，那你为何一定要参加这婚礼？”

郑逢时回头朝孙家大门口望了一眼，眼中闪过一道寒光，咬着牙恨声连连地说道：“我进去并不是为了参加什么婚礼，我进去是为了杀一个人！”

原来一年之前，郑逢时爱上了同校的音乐老师宋蕾，两人真心相爱，很快就举行了婚礼。在他们的婚礼上，来了一位特别嘉宾——石志鸿，石志鸿不但是本县县长的公子，而且年少有为，在县政府身居要职，地位显赫。他的到来，自然使婚礼增色不少。郑逢时陪着县长公子多喝了几杯，醉得不省人事，竟然白白错过了洞房花烛的良宵美景，而让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一切全是石志鸿设计的阴谋，石志鸿将郑逢时灌醉之后，便偷偷摸进洞房，把还没揭盖头的新娘子给奸污了。完事之后，他还得意地告诉宋蕾，自己有一个喜欢跟新娘子睡觉的癖好，城中稍有姿色的女子在成亲之夜，他都不请自到，想方设法，辣手摧花，以满足自己的淫欲。好多人家畏其权势，不敢告官，更不敢张扬，以免丢了自家脸面。

宋蕾性情刚烈，受辱之后，含泪给丈夫留下一封遗书，便悬梁自尽了。

郑逢时第二天早上醒来，看见新婚妻子的尸体，惊得魂飞魄散，待看了妻子的遗书，才明白昨晚发生的一切。他拿着妻子的遗书到警察局报案，结果却被石志鸿暗中使了手脚，使案情石沉大海，不了了之。他痛定思痛，觉得石志鸿在城里手眼通天，告官是告不倒他的了，要想为妻子报仇，为民除害，唯一的办法就是亲手杀了石志鸿这个畜生，于是他接连筹划了好几次刺杀石志鸿的行动，但因这个县长公子聘有保镖护驾，都没有成功。

这一天，郑逢时打听到今天石志鸿要来参加孙世选的婚礼，知道这个畜生多半又是看中了孙家的新娘子，想在婚礼上故伎重施，玷污新娘，便想告诉孙世选，叫他警惕，可一想，石志鸿是个衣冠禽兽，表面看来口碑还不错，就算他告诉孙世选，孙世选也不会相信。

怎么办呢？妻子受辱而死，尸骨未寒，眼见着又有一位良家女子要遭石志鸿这个畜生的毒手，郑逢时一咬牙，索性便在怀里揣了一把牛角尖刀，想要混进孙家，伺机动手，一刀结束了石志鸿的性命，也算是为民除了一害。想得挺好，不料却被门口的管家拦住，管家见郑逢时拿不出请柬



来，死活不让他进去，他正在路边徘徊无策，忽然看见妙元道长骑驴而至，知道必是受孙世选邀请，要来婚礼上表演节目的，情急之下，便拦住道长去路，恳求道长带自己混进门去……

2.生命之托

妙元道长听完，皱着眉头说道："假若真如你所言，此人确实该杀。"

郑逢时说："道长放心，我得手之后，立即自刎，绝不连累道长。"

妙元道长连连摇头："话虽如此，但事情绝不会如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想想，石志鸿是咱们这座小城的'太子爷'，他不明不白地死在孙世选的婚礼上，他那位县长父亲岂会轻易放过孙家的人？你是老道带进孙家的，事后若追查起来，老道岂又脱得了干系？你作为凶手，就地伏法，大仇得报，死了一了百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刀下去，会连累多少无辜之人？老道一把年纪，只要能帮你伸张正义，倒也不怕什么，可怜我这两个小徒弟没了依靠，又如何生活？如今这社会，是非黑白，全都颠倒了，你伸冤无门，拼了性命报仇雪恨，我不拦你，可假若因此而累及无辜，老道于心何安？所以老道还是不能答应你。"

郑逢时听了顿时灰心丧气，双目黯然，仰天长叹一声："我堂堂七尺男儿，有仇不得报有冤不能伸，活在世上又有何益？"说完，他掏出一把牛角尖刀，就要往自己胸口扎去，妙元道长连忙伸手拦住："且慢！郑先生，你真的肯拼了性命为妻报仇为民除害？"

郑逢时点头称是，妙元道长眯缝的眼睛微微一亮，说："既然你死意已决，我倒有个法子，可以帮你报仇，而且绝不会连累他人……"

郑逢时眼睛一亮："什么办法？"

妙元道长问："郑先生，你可听说过'眉间尺'的故事吗？"





郑逢时知道这故事，说的是古时候，有一个相貌奇特的孩子，他两眉之间的距离有一尺宽，人们都叫他眉间尺。眉间尺为了替父报仇，甘愿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交给一个侠义之士……

郑逢时顿时明白了，他问："道长是不是想借郑某的一样东西？"

"正是。"

"是我的人头吗？"

妙元道长说："如若信我，便请借头一用。"

郑逢时说："人言妙元道长古道热肠，法术通天，我自然信你……请道长随我来。"郑逢时说着转身走入树林深处，挥刀往脖颈处一抹，一片鲜血溅出，人已倒地身亡。

妙元道长仰天叹道："好汉子，你信我，我又岂可言而无信？"他捡起地上的利刃，将郑逢时的人头割下，用布包上，又脱下了郑逢时的外衣，一起包了，做成一个包裹，背在背上，然后用刀就地掘个坑，将郑逢时的无头尸体埋了，这才大步走出树林，赶到孙府。

傍晚时分，孙府上下十分热闹，花轿将新娘接到，拜了天地，新郎拿起秤杆，将新娘大红头盖挑下。红烛映照，只见新娘粉脸含羞，美艳动人，众人瞧得目眩神迷，都忍不住喝起彩来。

到吃晚饭的时候，妙元道长知道该自己出场了。管家在安置酒席时，早已在客厅中间留了一块空位作为舞台，妙元道长要在众人吃饭时表演节目，让宾客们边吃边看，吃得好好的，看得乐乐的。

一会儿，妙元道长身着玄服，往场中一站，朝四方施了礼，朗声说道："今天是孙老板大喜的日子，老道空手而来，也没准备什么好礼物，听说新娘子芳名叫玉莲，名字中有个'莲'字，老道就讨个巧，送新娘子一朵七彩莲花吧。"说完，妙元道长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莲子，放入开水中浸着，又拿过一只大碗，装满松泥，将莲子种在泥中。洗净双手，口中念念有词，作法片刻，只见碗中泥土微动，缓缓开出一朵莲花来，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啧啧称奇。

妙元道长的女徒弟常绿上前把莲花摘了，笑嘻嘻地走上前来，送给新娘。

新娘满心欢喜地接过，细看之下，惊道："呀，这莲花中间还结了莲子呢！"

妙元道长笑道："那是当然，莲子莲子，是莲当然就要生子。"

宾客闻言，"哈哈"大笑起来。新娘这才明白，妙元道长是借莲生意，祝她早生贵子，这么一想，一张俏脸不由羞得通红。

3. 神奇魔术



妙元道长“呵呵”笑道：“贫道礼已送完，现在再为大伙表演一个惊险节目，叫做‘活人换头’。本来这个节目不大适合在婚礼上表演，不过孙老板亲自点了这个节目，贫道只好从命了。”

妙元道长说罢一招手，男弟子常青立即抱着几块木板走了上来，这些木板都是妙元道长驮在驴背上带来的自备道具。木板早已做好榫楔，妙元道长一番拼凑，很快拼成两个长约四尺、宽高尺许的木箱。他将两只木箱并列放在一起，手持法剑，回身一指，对两个徒弟道：“还不进去，更待何时？”

常青、常绿立即爬上桌子，分别躺进两个木箱里。妙元道长拿过两块木板，将两只木箱盖上。常青、常绿师兄妹躺在木箱里，各自把头露出半截。妙元道长仗剑施法，忽然一剑劈下……那本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寒光一闪，剑锋就从常青、常绿两人脖颈处斩下，“喀嚓”一声，两人的头颈连同箱子一同斩断，却没有一滴鲜血溅出。常青、常绿两人头颅虽被斩下，两只眼珠儿却还在骨碌碌地转着，众人看得连大气也不敢出。



紧接着，妙元道长拿出几块小木板，分别从木箱上被剑砍开的缝隙中插下去，这样一来，常青、常绿的头颅就和身子彻底分开，被装在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小木匣子里。妙元道长快手快脚地把两个装头的小木匣子调换位置，常青的头放到常绿这边，常绿的头放到常青这边，再将被砍断的木箱拼好，把插在脖颈处的小木板抽开，然后妙元道长端过一碗水，嘴中含了一口，对着两人的头“噗”“噗”喷落，然后嘴里一声断喝：“起！”

水雾弥漫中，只听“咣当”两声，盖在两只木箱上的盖子被踢开，常青、常绿两人应声从箱子里跳出来，只见女徒弟常绿扎着两只牛角小辫的

头，却安在师兄常青身上；常青的头，却长在了师妹常绿那穿着花布裙子的身上，两人被换了头，却还能在地上活蹦乱跳，众看客全都惊呆了！

这类魔术，现在也有，全是声、光、电、时、空的作用，只是变得如此出神入化、惊心动魄，在那个年月，实在少见！

这时，妙元道长喝令常青、常绿两人躺回木箱，又用木板将两人头、身隔开，把两颗头颅左右调换，重新装回各人身上。片刻后，常青、常绿从箱子里爬出来，身上体肤完好如初，毫无异样，有人忍不住心中好奇，拉过两人，盯着他们的脖颈处，转过来转过去地看，却是连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场内顿时掌声如雷，一片叫好。

接着，妙元道长又给大伙露了两手绝活，等他表演完毕，宴席也散了，这时天色已晚，孙府管家请他师徒三人留下过夜，妙元道长点头答应。

晚上，孙家大院里搭起戏台，唱起了花鼓戏。妙元道长是个花鼓戏迷，一直看到深夜才回房去睡。常青和师父同居一室，早已上床睡得熟了。妙元道长点上蜡烛，正要回身关门，忽见人影一晃，从门外闪进一个个人来，定睛一看，却是县长的公子石志鸿。石志鸿弓着身子，背上背着一人，那人满身酒气，看来是喝醉了，妙元道长仔细一瞧，喝醉的那人竟然是新郎官孙世选！

石志鸿进门后将喝醉的孙世选放到床上，干笑一声说："道长今天表演的那一出'活人换头'真是绝了，可惜道长席间表演时，石某离得太远，未能看得清楚，实在遗憾。石某有个想法，想请道长将那'活人换头'的绝活就在这屋里再表演一次，让石某近距离地看个明白，也好过过瘾。"

妙元道长说："这个……倒也无妨，只是老道的两个徒弟都已经睡了……"

石志鸿忙说："这个不妨事，帮手是现成的，就请道长把我和新郎官装进木箱，看能不能把咱俩的头换过来，也让咱们亲身体验一番。"

妙元道长看看石志鸿，又看看已经醉得不省人事的孙世选，面露难色："这……"

4.移花接木

石志鸿讪笑着递上十块大洋，说："只要道长能满足在下这点好奇心，这十块大洋就是给您的报酬。当然，石某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假若道长换头成功，请让石某顶着新郎官的人头到外面溜达一圈，看看是否还有人认得出我的真实身份。如果把别人都给蒙住了，那就说明您的法术真正高明，等您再给我把头换回来之后，石某必定另有重谢。"



妙元道长接过大洋，在手心里掂了掂，说："好吧。"

先前表演用过的木板捆得好好的，就放在房间里，妙元道长轻车熟路，很快就拼好了两个木箱，石志鸿先把正呼呼大睡的新郎官孙世选抱起，塞进一个木箱里，然后自己爬到另一边箱子里，蜷缩着身子躺了下来，就如同席间常青、常绿表演的一样，在箱子外边露出半个头来。

妙元道长把木箱盖上，手持法剑，微微一笑："石公子，你以为世间真有换头之术么？"

石志鸿一怔，疑惑地问："世间若无此术，那道长席间怎么能替两位徒弟换头呢？"

妙元道长"哈哈"笑道："那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而已，若不是如此，又怎能引你入我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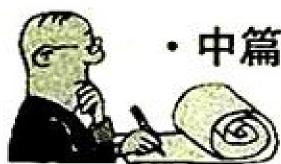
石志鸿顿时脸色大变："什么，你说什么？"

妙元道长把脸一沉，冷冷地说道："你换头之后，去外面溜达是假，想趁机非礼那位漂亮的新娘子才是真吧？"

石志鸿矢口否认："道长您误会了，如果我真想非礼新娘，现在新郎官已经醉得不醒人事，我自入洞房行事就成，又何必大费周折，请您换头？"

妙元道长目光何等犀利，早已看穿了石志鸿的鬼把戏，他朗朗有声地说道："那倒未必，据老道所知，新娘玉莲读过女子中学，是一个知书识礼、性格刚毅的新女性，你若贸然闯入洞房，闹将起来，只怕难成好事，所以你就想和孙世选换了头，冒充新郎官跟新娘子入洞房，让玉莲顺顺从从地满足你的淫欲，是吧？你这畜生，想必还没有忘记一年前被你污了身子、害了性命的





宋蕾小姐吧？贫道今天是为遭你祸害的苦命女子伸张正义来了！”

石志鸿听得浑身哆嗦，正想脱身，可那木板竟似被铁钉钉死了一般，哪里蹬得开？没等石志鸿来得及喊出声，寒光一闪，妙元道长的宝剑早已从他脖颈处斩落下来……

第二天清晨，孙府的家人在扫地时，发现昨夜石志鸿住宿的房间大门洞开，门楣上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惊叫一声，几乎吓晕过去。众人听见叫声，赶过来一看，只见房里还躺着一具无头尸体，有几个胆大的家丁把门楣上悬着的头颅取下，拼凑到那具裸尸上，在场的人不知道那头是郑逢时的，是他为了替新婚妻子报仇而自尽后被妙元道长割下的，当然更不知道那尸身是石志鸿的。

这时，孙府管家赶来了，他一看，立即惊呼起来：“哎呀，这人我认识，昨天他一个劲地想闯进府来找石公子，我见他来势不善，怕是找石公子麻烦的，就没敢让他进来，想不到这家伙贼心不死，夜里还是偷偷摸进府来了。看这情形，只怕是跟石公子起了冲突……”看看尸身上的衣服，也是那个郑逢时的，管家自然不会知道衣服是妙元道长从自尽的郑逢时身上脱下后穿到石志鸿身上的！

醉了一夜的孙世选此刻酒也醒了，他脸色煞白，问：“石公子呢？”家人说：“天亮之后，就没有见过他。”

警察很快闻讯赶到，案情似乎再明显不过：死者似乎和石志鸿有什么过节，昨晚趁夜翻墙进入孙家，想找石志鸿的麻烦，结果被石志鸿所杀。石志鸿杀人之后心存惧意，连夜潜逃了。因牵涉到县长公子，警察也不好作过多纠缠，很快就结束现场勘察，把尸首拖走了。

事后，县长大人却出来更正说，死者深夜翻墙入室，石志鸿系自卫杀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但石公子畏罪潜逃，却再也没有回来，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再说那天妙元道长带着徒儿从孙家出来，经过那片树林时就走了进去，来到掩埋郑逢时尸体的坑前，打开背上的包裹，取出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拿出香烛纸钱，祭奠过郑逢时之后，取了些干柴，就在坑前放了一把火，将那人头烧了……

（题图、插图：黄全昌）

稿约：“中篇故事”是本刊的重要栏目，我们热诚欢迎广大作者来稿。来稿要求：1.题材需有新鲜感、时代感；2.情节性强，并且能把新鲜、奇巧的情节的演绎和人物的塑造较好地结合起来；3.篇幅：15000字以内。

本栏目稿酬从优。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发电子邮件，本期责任编辑E-mail地址：xiaomeng.ye@gmail.com。



本期主题：**求 职**

求职求的不只是一份职业，还是情感中人际关系水乳交融的一次流淌……

送一个吊环给别人

那一年的冬天，强子终日在这个城市里奔波着，他要找工作，但是许多公司都不尽如人意。

这天，强子乘坐公交车去一家公司应聘职位，公交车上的人特别多，他只好抓住一个吊环站着。

又经过一站，车内更拥挤了，这时候他身边多了一位女士，她连一个吊环也没抓到，只好抓住上面的横杠，可是她的个子有些矮，只好努力地踮着脚尖，看上去很难受的样子。强子有些不忍，便把这个吊环让给了她。



下车的时候，这位女士和强子同时下了车，竟然走向同一个公司，原来这女士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她知道强子是来应聘的，就给他介绍了公司的好多情况。经过她的点拨，强子应聘时显得十分自信，不久就收到了公司录用的通知。

后来老总告诉强子，录用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当时表现优秀，更重要的是有人推荐了他，推荐他的是一个优秀的老员工。

强子的一个小小善举，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生活的吊环，让他从此少了颠簸，多了一份安稳。

（作者：魏德强；推荐者：叶 子）

第一次

一个男青年要去一家大公司面试，他十分紧张，当他踏入公司时，甚至紧张得满头大汗，连走路都有些不稳当了。

一会儿，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坐到了男青年的面前，她竟然就是主考官。她的脸上没有严厉的表情，也没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



那个女孩要男青年介绍一下自己，男青年因为紧张，介绍时结结巴巴，几次卡壳，连男青年自己都感觉到，这是一次失败的面试。结束时，担任面试官的女孩让男青年“耐心等通知”，但他知道，这仅是例行的客套而已。

一个星期后，男青年意外地等来了被录取的好消息，后来，他和这位面试的主考官成了不错的朋友，这时候他才知道了一个秘密：原来，他的第一次面试其实也是她主持的第一场面试，第一次面试的他很紧张，而第一次主持面试的她也同样紧张，紧张的她非常理解他的紧张，在看了男青年详尽的求职材料后，她像伯乐般挑选了他，向主管作了推荐。

同样境遇下的人最容易相互理解，最容易沟通。

（**作者**：黄小鹤，**推荐者**：如　水）

跟班的骆驼

小古名牌大学毕业，硕士学位，本以为就业不成问题，可渴盼已久的两家大公司都将其拒之门外，无奈中，小古只好屈尊于一家并不知名的公司，更让他不悦的是：公司让他从最底层开始，他天天跑腿打杂，跟在别人后面还得装出一副谦虚状。

两年过去了，小古有了跳槽的念头。

一次公司组织员工“新疆十日游”，在新疆沙漠上骑骆驼让小古感触颇多，他问主人：为什么大骆驼边上还跟一匹并不驮人的小骆驼？

主人说，这叫“跟班”，因为它还在“实习”，它得跟着“师傅”学习一段时间后才有资格上路驮游客，没跟过班的骆驼是会出事故的。

回来后，小古没有跳槽，依然当着他的小业务员。

一年后，小古成了业务骨干，两年后被提拔为部门经理。

小古在公司干了四年，这前两年与后两年的本质区别在于：他脚踏实地当了七百多天的“跟班”。

（**作者**：绘　丹，**推荐者**：曹龙彬）

（**本栏插图**：安玉民、梁　丽）

（本栏欢迎读者把读到的、听到的富有精辟立意和新奇细节的精短故事推荐给我们，一经录用，即致推荐费，推荐稿请注明原作者姓名。

推荐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发电子邮件，本期责任编辑的电子信箱为：xiaomeng.ye@gmail.com）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吃"的创意

■宣　钟

经典的创意

宣钟开了一个专业进行"策划"的工作室，这天，有人来找他了，这人叫王胜，是郊区度假村一家餐厅的部门经理，两年前，宣钟曾在那里吃过一顿饭，有过一面之交，没想到两年后，王经理竟找上门来了。宣钟一见他就笑容可掬地说："真是感谢啊，两年了还保留着我的名片……"

王胜客气地说："保留着名片还真有好处，这不，遇到难处，不就找着您了吗？"

宣钟打量了王胜一眼，说："客气，客气，王经理有什么让我帮忙的吗？"

王胜说了这么一件事：他那个餐厅前两天接待了三个老外，他们觉得王胜的餐厅环境不错，想要在这里宴请几位从他们本国来的客人，问他最高级别的一桌菜要付多少钱，王胜就对他们说，最多也就五千。几个老外听了，说声"OK"就走了，谁知道昨天他们派个秘书送来了五千美元，让王胜在这个周六安排。

王胜说到这里，哭丧着脸，说："宣经理，我说的五千是人民币啊，谁想他会误认为美元，五千美元，差不多就是四万人民币啊，这一桌让我怎么安排啊？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想出来，只好找您来了，想请您帮我出个主意，让客人觉得花四万块钱吃这顿饭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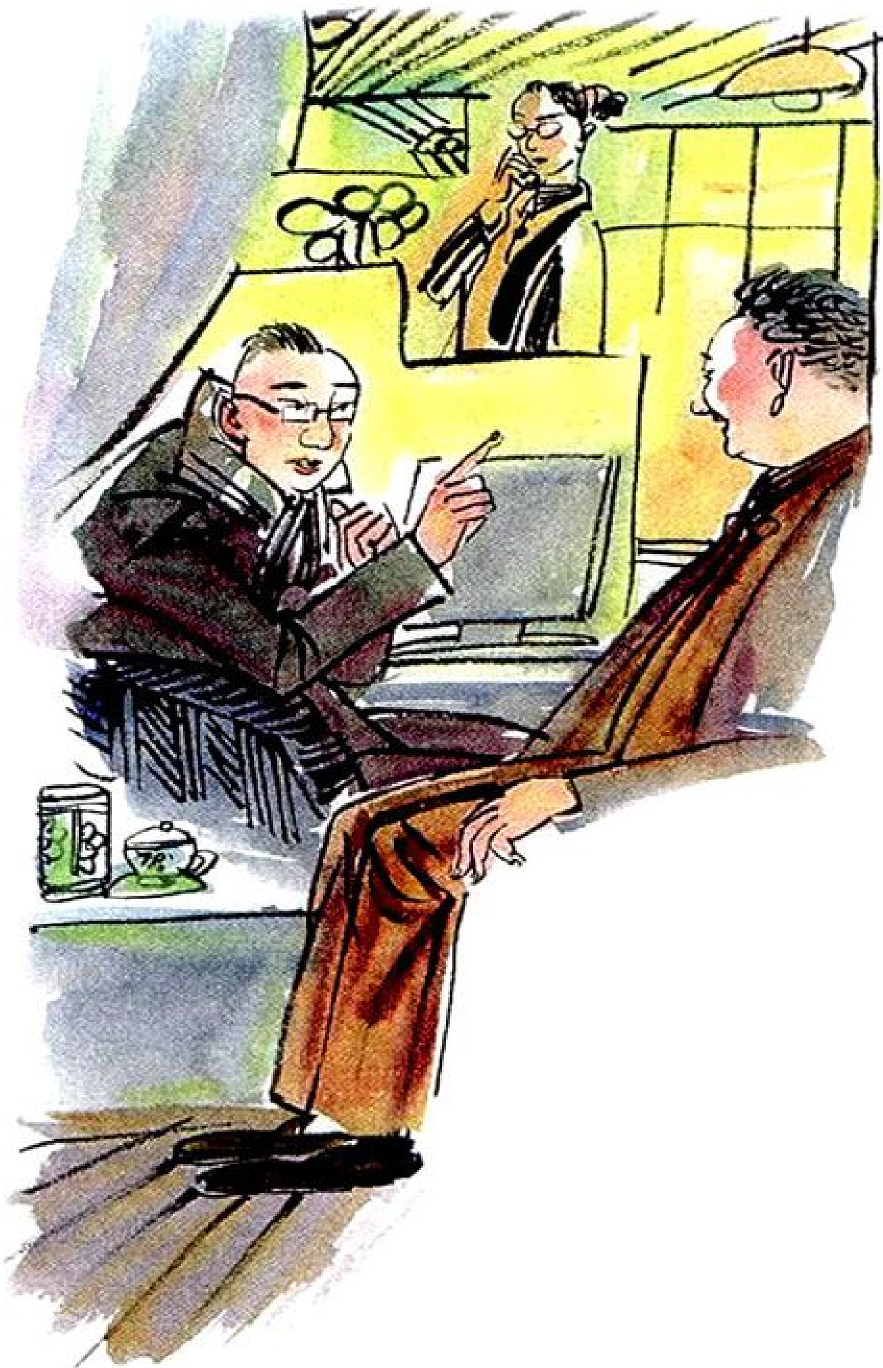
宣钟沉默了半天，开口说："要想让客人觉得值，就得在吃饭氛围和菜品上下点功夫，让他觉得在你这里得到了一种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你看这

样行不行——”

宣钟接着便说了自己的想法：首先，在门口安排十个保安，个头要高，脸要黑，最好还有一条伤疤，穿一身黑，戴副墨镜，客人车一到，分别站在车两边，每边五个，不说话，面无表情，每人朝着一个方向，遥望远方……

王胜听到这里，疑惑地说：“这怎么有点像黑帮啊？”

“其实，有些人骨子里就想当个‘老大’，你想，客人一下车，看到这



阵势，心里该有多满足。”

宣钟接着又说：“客人下车之后，你不要让客人自己去餐厅，要找几个轿子把客人抬进去，餐厅里也要重新布置一下，把空调都撤了，每位客人身后都站一位宫女，拿把芭蕉扇给客人扇着自然风，这吃着多惬意啊！”

王胜听着，眼珠子瞪得大大的，宣钟顾不上看王胜的表情，依然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设想：“你再找一个表演杂技的小姑娘，在餐桌中央表演顶碗，千万别演砸了，把碗掉下来，砸着客人……菜，你也要下下功夫，平常能吃到的宫爆鸡丁、鱼香肉丝就别上了，弄点新鲜的，比如：炒盘蚂蚁蛋、清炖鱼须子、醋熘鸡的松果体、油炸猪的扁桃腺……你想，这些菜多难弄啊，你知道多少条鱼的须子才能炒盘菜啊，更别提蚂蚁的蛋了。你只要把这些菜向客人一介绍，客人就觉得这顿饭花五千美元值。”

王胜听了之后，点点头，说：“宣经理，那我就照您说的去办。”

客人会满意吗

两个星期之后，王胜来了，宣钟一见他就问：“怎么样？还满意吗？”

王胜乐呵呵地说：“别提多满意了，吃完了，当场就另外给了我们五千美元，让我们再安排一顿，只是要求我们别重样，所以只好麻烦您再给设计一个新奇的吃法，嗨，我看这帮



老外就是吃饱了没事干，整天寻找新奇刺激。”

宣钟听了，沉吟了一会儿，说：“这回这样——你把餐厅再重新布置一下，把餐桌都换成床，并排放八张床，客人被抬进来之后，都给他们放到床上去，你见过旧社会抽大烟的吗？就跟那样差不多。”

王胜的眼珠子又瞪大了：“客人躺在床上怎么吃啊？”

“服务员喂啊！其实这些客人不在乎吃什么，而在乎怎么吃，你一定要让他找到新鲜，找到乐趣，然后再找几个服务员围着床周围，有掐头的，有捏脚的，有咯吱胳窝的，有拿羽毛搔肚脐眼的……”

王胜听着，满脸疑惑：“行吗？这还叫吃饭吗？”

“你放心吧，越不像吃饭客人越满意。”

王胜走了，带着一脸的诧异……

有完没完

过了两个星期，王胜兴高采烈地又来了，一见面就兴致勃勃地嚷开了：“宣经理，真是太感谢您了，客人十分满意，说找到了一种‘大爷’的感觉，可我真不明白，躺在那儿，让人喂着，多不舒服啊，可他们为什么还感觉不错？”

宣钟笑眯眯地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吧？现在的餐饮业，更像是一种休闲业、娱乐业，现代人压力大、工作紧张，人们到餐厅吃饭，更多的是为了放松神经，所以，我们要给客人制造一种全新的体验，让他觉得好玩、放松、有趣。”

“宣经理，这回还得麻烦您，他们觉得这次很好玩，还想来一次。”

“他们还有完没完？我已经黔驴技穷了，想不出什么招了。”

王胜听宣钟这么说，急了：“别，别，拜托您了！我订金都收了，您帮帮忙，这是最后一次了！”

宣钟说：“好吧，让我想想，这回非得治治他们不可，有钱也不能没完



没了啊！”

过了片刻，宣钟对在一旁等着回答的王胜说：“你这么安排——你按照平常的样子，让他们就餐，吃到半截，你找几个人用黑布蒙上脸，端着玩具冲锋枪，冲进餐厅，说：‘你们被绑架了！’”

“啊？绑他们？”

“对，要真绑，用绳子一个个捆起来，嘴里塞上臭袜子，为了不引起怀疑，连你一块绑，然后，把你和他们一起拉到一个山洞，先饿上三天，第四天，你随便安排上点什么吃的，我相信，他们肯定会觉得美味无比，等吃完了，你再告诉他们这不是真的绑架，而是游戏。”

“那他们还不气死了？还不投诉我？”

“不会的，当你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游戏，当他们看到那些绑匪摘下头套、发现都是你的厨子的时候，他们原本绝望的心一下子放松了，大脑会分泌一种内腓肽，会有一种获得重生的愉悦，也许他们会抱着你喜极而泣的。”

“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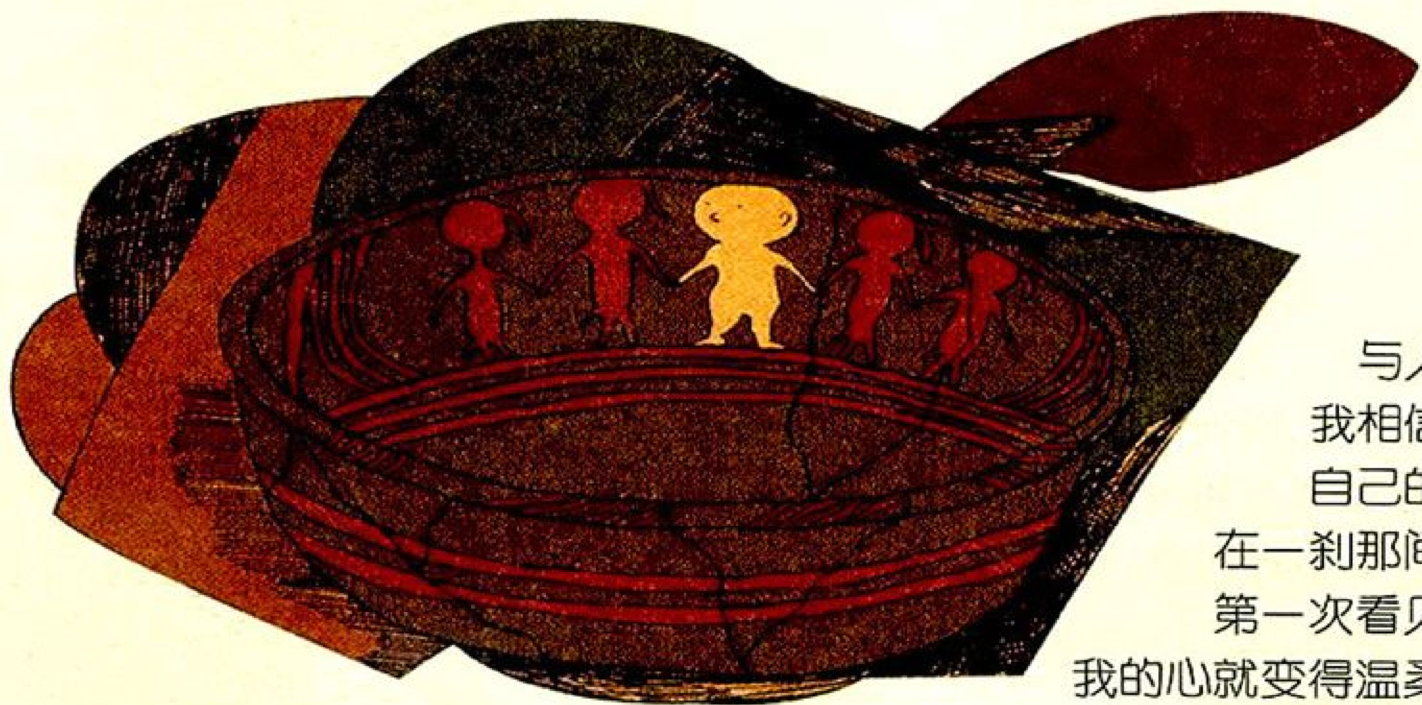
宣钟挥了挥手，用一种不耐烦的语气打发道：“管它行不行，就这样安排吧，估计他们以后不会再跑你这里找事来了。”

没　完

事情过去半个月，王胜又来了，宣钟见了他，倒觉得很是诧异：“怎么还让你安排吃饭？”

“吃饭倒不让安排了，让我安排再绑架他们一回，要突然的……”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图、文／庞　彦）





传授秘诀的人

■冯　舒

人人都有张会说话的嘴，话怎么说，却大有学问。有人把这说话的学问总结成几句话："急事慢慢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有了要领，这学问也好学，可就怕一点——酒后失言。

这天，几个大学同学一起考上了公务员，于是便到一家餐馆庆祝，酒喝到微醉时，一人感叹道："现在当公务员不容易，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愣头青要是有人指点指点就好了。"旁边的张三说："这好办，我爸有个老战友姓赵，一直在机关里当局长，我去打个电话，让我爸把他请来给大家指点几招吧……他们当局长的应酬多，说不定就在附近饭店吃饭呢，一会儿就来了。"张三说着便出去打电话。

等了好一会儿，张三还没有进来，倒是有一个肥头大耳、白白胖胖的中年人推门进来了，这人看样子也在喝酒，而且喝高了，他一边打着酒嗝，一边摇摇晃晃地坐到了张三的位子上。众人见他这个派头，猜想他或许就是张三去请的那个姓赵的局长了，于是便小心地试探道："请问您是不是赵局？"胖子杯子一放，两眼一瞪，有些不高兴了："你们居然连我都不认识？我不是赵局谁是赵局？"

大家原本不太相信张三能把一个局长请来，没想到还真的来了，众人都有些受宠若惊，赶紧上前敬酒，这赵局长一点架子也没有，来者不拒，又喝了几杯，还和大家称兄道弟起来。大家见时机成熟，便请教起来，还有人借着酒盖脸，竟然问起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赵局，现在公务员这块，哪个单位的油水多啊？"

赵局得意地一笑："哈哈，哪里的油水能有我那里多？"

"那你一定捞了不少吧？"这话



一出口，大家都替问问题的人捏了把汗：这么敏感的问题居然也敢问？没想到赵局一点不在乎，他放下酒杯，低声对几个年轻人说："实话对你们说吧，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敢去捞，怕烫手啊，这两年，我的胆子也大了……"

所有人都被赵局的话惊得目瞪口呆，敢情这是个大贪官啊，可是就算喝醉了酒，也没有这样坦诚的啊！就在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时，赵局又低声说："不过，越是油水多的地方越要注意，一不小心就会摔跟斗啊，我前不久就摔了一个大跟斗，一摔跟斗就得进去，一进去就完了，想起那些日子，可不是人过的啊！"赵局说着，眼窝都有点湿了。



刚才大伙都一个劲地羡慕着赵局，现在一听，全吓出了一身冷汗，你望我，我望你，说不出一句话来。正在这时，出去打电话的张三走了进来，嘴里解释道："那位赵局今天有事来不了……"刚说到这里，他一眼瞧见了坐在自己位子上的赵局，"请问这位是……"大家疑惑地答道："这不就是赵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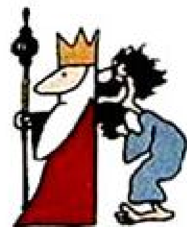
话刚说完，门外冲进来一个小伙子，一把扶起那个赵局，说道："你说去上厕所，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说着，他又向众人解释道："这是我们餐馆的赵师傅，喝高了，认错了门，到你们这里坐着了。"

大家不解地问道："赵师傅？他不是说自己是赵局吗？"

小伙子解释说："他姓赵，单名一个'举'字，叫'赵举'，是我们餐馆厨房里的师傅，专门负责炸油条。前一阵子，因为厨房地上太油腻，他在捞油条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伤了大腿，入院住了两个多月，今天才出院，这不，我们餐馆里的伙计正给他接风呢……不好意思，打搅你们了。"

小伙子一边道歉，一边扶着那个赵举往外走，到了门口，赵举还不忘回头叮嘱一句："记住了，油水越多的地方越滑，越危险！"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学外语

■ 王明新

楚先生想找个保姆，不过他要找的可不是一般的保姆，而是为他的鹩哥——也就是他的宠物找保姆。这只鹩哥，楚先生可是花了大钱的，这还在其次，关键是这鹩哥会说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当然会说的只是一句话："欢迎您！"这已经十分不容易了，毕竟是一只鸟啊！尤其是那些小语种，楚先生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人录制的，花费就不用说了。现在，只要楚先生站在鸟笼前用手轻轻一逗，然后说："英语。"那只鹩哥就会用英语说："欢迎您！"接下来是日语、俄罗斯语、西班牙语、尼泊尔语……楚先生的目标是要教会这只鹩哥用53种语言说这句话，这几乎包括了世界上的所有语种，然后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

就在楚先生高歌猛进、准备把剩下的20种语言教给鹩哥的时候，公司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去美国进口一种设备，还要带几名员工进行短期培训，时间至少一个月。

楚先生是独身，照顾鹩哥只好找保姆了。楚先生来到一家家政服务公司说明来意，然后说："我可以出双倍的价钱。"家政服务公司接待的人心想：不就是给一只小鸟按时喂水、喂食、晒太阳、放录音吗？于是一口答应，这时，楚先生突然严肃起来，说："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保姆不能和鹩哥说话，一个字也不能说，如果让它学会别的话，我所花费的所有工夫就会前功尽弃。因此必须签订合同，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会索赔的。"

接待的人自信地笑着说："请先生放心，这样的事绝对不可能发生。"然后他告诉楚先生：他们公司有一位十分理想的人选，叫玉叶，是个姑娘，十年前得了一场怪病，病好了就不会



说话了，确切地说，这位姑娘是个哑巴，既然是哑巴怎么会和鹩哥说话呢？

楚先生一听，大喜过望，当即把玉叶姑娘带回家试用了几天。玉叶年龄虽小，但做事认真、周到，她按照楚先生的吩咐，给鹩哥喂水、喂食、晒太阳，最重要的就是让鹩哥跟着录制好的磁带用不同的语言说“欢迎您”，所有工作做得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更让楚先生放心的是小姑娘不会说话。楚先生十二分满意，当即和家政服务公司签订了合同，然后就放心地坐上飞机去了美国。

玉叶有个男朋友，是家政服务公司的送水工，两个人正在热恋中。开始玉叶不准男朋友来楚先生家找她，



可小伙子忍耐了一段时间后就坚持不住了，玉叶告诫男朋友说，找她可以，但到了楚先生家必须装成哑巴，一句话也不准说，还逼着小伙子写了书面保证书，这才同意小伙子来。

一个多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楚先生从美国回来，一进家门就直奔鹩哥。在出差的这些日子里，楚先生最牵挂的就是它，他怕鹩哥会听到什么杂音，毁了他那意义非凡的“培训”计划。楚先生来到鹩哥笼子前，见鹩哥活泼健康，十分欣喜。鹩哥看见楚先生归来，便亲热地冲着楚先生直点头。楚先生按照过去惯常的做法用手逗了一下鹩哥，然后说：“英语。”

鹩哥用英语说：“欢迎您！叭！”

楚先生愣了一下，迟疑了一会，又说：“日语。”

鹩哥用日语回应说：“欢迎您！叭！”

这一下，楚先生听得明白些了，但他还不是十分确定，于是又说：“俄罗斯语。”

鹩哥用俄罗斯语说：“欢迎您！叭！”

楚先生的脸顿时拉长了，“嗡”一声，头也大了好几圈：这“叭”是什么声音呢？他当然想不到——这是玉叶的男朋友每次来后两人亲吻时发出的声音！

楚先生的培训计划又得从头开始了……





眼力大PK

■侯智勇

周末，三个时髦的小姐妹相约去买衣服，而且无一例外都“押”着自己的老公，老公负责干什么？买单呗。为了来去方便，还拼了一辆面包车。到了商场，面包车在外面等，三对小夫妻各自进场抢购，两个小时后，他们陆陆续续出来了。

一到车上，三个女人炫耀起自己花的钱最多，这时，开车的司机笑着开口了：“你们也别打嘴架了，把各自的发票拿出来一比不就结了？不过，那样没意思，不如做个游戏。”三个女人问做什么游戏，司机说：“比眼力！你们三个女士，不许看发票，凭借别的东西猜一猜谁花的钱最多，三个男士根据发票当裁判，看谁猜对了。”

三对小夫妻觉得挺新鲜的，都答应了。小兰先猜，她用手把三家人买的衣服都摸了一遍，然后猜小凡第一，她第二，小莲第三，她是凭布料的手感判断衣服价钱的贵贱，但三个男人根据发票宣布：小兰猜错了。

小凡接着猜，她仔细验看一番衣服的商标，然后说是小兰第一，小莲第二，她第三，根据很简单，就是衣服的牌子，牌子名气大，自然贵，花钱肯定多，谁知她也猜错了。

最后剩下小莲了，她说：“我摸一下三个男人的钱包吧。”三个男人把钱包交到小莲手里，她逐一捏过，胸有成竹地说：“我第一，小凡第二，小兰第三。”她认为谁的钱包最瘪，花钱就最多，结果也错了，这依据根本不科学，纸币面额有大有小，带的钱也有多有少，何况还可以刷卡呢。

最后，司机慢悠悠地开了口：“还是让我说出谜底吧——小莲第一，小兰第二，小凡第三。”

三个男人一听都愣了，三个女人一看发票也呆了：“师傅，真厉害啊，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司机“哈哈”一笑：“嗨，这还不简单？我看你们老公的脸色啊——脸色最难看的花钱最多呀！”